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以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五

汝南周念祖集

大學士葉向高爲患病乞罷事臣連年有痔瘡下
血之病今歲愈劇因二三大僚相率求去隱忍而
不敢言者久之昨日在閣中一暈不醒今日欲勉
強出門隨行隨跌伏枕思之人身憂則病鬱則病
勞則病兼此三者卽金石爲姿猶將銷鑠况孱弱
衰頹夙嬰重患之殘軀哉今朝政壅塞財用空
竭水旱頻仍民生困苦至此誰秉國成能宴然坐
視至于兩頭四目之妖到處叠見昨陝西所報尤

爲駭人變不虛生必有徵應臣之憂極矣章疏不
發則問臣官僚不補則問臣大小政事不行無不
問臣其最急如枚卜考選二事望臣尤殷罪臣尤
重臣亦人耳只有此心只有此口心已朽口已乾
矣此外更有何術可以通神可以回天詢之今人
則今人不知考之古人則古人無有欲留旣難展
布欲去又苦繫維日日煎熬人人埋怨臣之鬱極
矣至于馳驅奔走終歲不休雨雪風寒無日得避
此雖中外諸臣所無之勞然臣受

恩獨深各位已極縱使盡瘁鞠躬亦其常分何敢爲

若父言也惟是憂鬱之餘加之委頓勢必顛危若不
堅決一去妨悞愈多臣罪愈大豈不戀

主恩豈不知政本無人顧情勢至此無奈何耳臣聞
之高位難居危機易伏臣事

皇上三四年間未嘗敢有半言一語干

御前傷一人害一物卽士大夫彼此爭競臣亦卽求
和諧無所黨護如今歲御史金明時以考察被叅
又以干犯觸

聖怒臣勸解調停不遺餘力此

皇上與部院諸臣所共明者而傳聞悠悠謂臣構陷

是臣生平寸長至此盡失亦足傷也臣于此事甚不欲言今且去矣故敢併自引咎統望

聖明垂憐卽

賜罷斥或准令休致別選賢才以襄政理臣生生世世銜結無窮矣

辛亥六月二十八日

浙江巡按監察御史鄭繼芳爲假書雖敗而害已
行朋謀愈恣而禍未已欺罔特甚法紀難容懇乞
聖明亟賜嚴究以懲姦僞以消黨惡事臣以爲
君猶天也凡進言者不信諸幽獨不敢陳之
朝廷不察諸庶民不敢訟之

君父不爲天下後世公論之所與不敢上之補牘柰
何黨同者毫無忌諱而必欲以百假勝一真使孤
忠者一犯其鋒卒令含冤以去而禍機猶不已也
臣與科臣王紹徽臺臣劉國縉論科臣王元翰貪
不真則罪在論元翰者兩言而決耳而何其黨王

圖胡忻史記事等百計彌縫多方誣讎改奏揭
假公本挑激主察蒙蔽

聖聰無所不至而最後一著圖與徐縉芳等捏出假
書以爲報復更是異聞故京師一時有五鬼造
捏妖書之號所以圖之辯疏呈出本來面目而肺
肝畢露其曰偶于十一月間聞浙江巡按鄭繼芳
貽京中同官一書內有欲去福清先去太宰欲去
太宰先除倉場及耀州兄弟斬斷秦脉以秦攻秦
臣一聞之患在剝膚頗切驚懼等語夫此時諸大
臣俱秉公持正何得有此病狂喪心之語不有鄧

澄之覆轍乎一言卽爲公論不容其絕無此念人
人所共知也惟是欲行謀害之姦先激正人之怒
而卽以同官坐國縉以秦攻秦坐紹徽併臣一綱
而盡耳試問其聞者圖而傳者竟誰耶況且有執
之者有見之者而竟誰掩耶臣見考察不公又所
以欲中之三臣且去故以久病之身因而乞休疏
已再 上矣乃閉門候

中適鹽臣張惟任巡歷湖州往來有見言及假書有
曰過客中有謂聞王少宰因蕭少宰見原書故致
一書于蕭脇問之蕭不敢認討有回書執之爲辯

誣地但京師更相傳曰惟其脇討回書則假捏
愈真臣次日與鹽臣談及相對曰此可謂心勞而
日拙矣不數日聞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之辯揭內
云假書當日孫太宰曾與蕭少宰看蕭援筆書得
非詐乎四字于東後太宰亦曾對四司言之及語
洩于外金遂聞而具跡所云字跡類誰則不知語
于何起今王少宰出城蕭少宰必繼去矣爲假書
其禍亦烈矣而播美之人猶以假書來歷未明之
故獲逃吏議豈不倖哉又見直隸巡按喬允升之
疏內云私書一事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此理可正

也王圖輕信而以此事聞之太宰丕揚過疑而以
其事示之雲舉爲雲舉者正宜惟祭惟默以解疑
破障可也乃洩其事于金明時夫兆魁以捏造播
弄之人爲漏網而允升以見致洩之故寬元謀意
指雖殊而此書之假自圖等益有據矣向來豈浪
傳者哉乃圖脇得回書在手不便遽發又使縉芳
等先啓其端亦各隨具揭發抄卽此始終乎應相
按則同謀捏造之真情更露彼誠神有所奪而愈
昏故旁觀者一照盡徹誰可欺乎且縉芳等不欲
問來歷于王圖而欲問之太宰是又欲借太宰蹈

要挾之故智而爲此駭人之謬舉乎恐太宰不肯再誤矣至如沈正宗者又若深知假書之故而與謀然者其曰同一私書也出于同已則疑于夏疎女奴之習則又似坐此書謂國縉等所爲矣不與縉芳之初謀同一機乎臣恐國縉雖愚亦必不肯作此意想所不到之事以自取禍況託誰之手以送之太宰也此不過羣姦初時解脫之計今見二臣去而爭辦無人故邪謀期于必逞或者因計就計而又造成一段未可知也此一書也萬萬非當事之手筆業已數致手字于當事以備對驗亦必

萬萬非國縉等所爲卽不出于圖與縉芳等必有
假之者矣何諸臣口更不敢出一假字而必以私
字相混賴使其不約而同益徵其心神內悚使其
約而同焉是共欲啣其事于人耳彼其設心原以
不測之禍暗中臣等三人今紹徽與國縉已被處
臣終得逃羅織哉第恐其煨煉之極或不止臣一
身而人人自危勢必貽害不小臣安得無言

皇上不記向年妖書之事乎雖日踪跡詭秘及雷霆
一奮而魑魍魘魅一時頓消臣等雖甚卑微亦自
有身家名節今書中所捏不知尚有何事而臣生

長在京師諸姦尚如此網羅何事不可捏陷臣以
一一念孤忠爲

皇上驅一巨貪畢竟不以貪處其人反將論貪者中
以竒禍則臣等冤矣其如 朝廷之法何勢將相
率而盡爲黨與誰敢再爲

皇上效愚忠哉且諸臣之朋欺不止于此當元翰初
疏之狂諄浪謔胡忻史記事等攢湊數日而後成
所詆臣辱臣者臣曾曰皆出于史記事有因之口
臣不暇辯此中原爲忻與記事通同盜中封典以
結歡因臣妻父中書胡存忠拒其善寫扯牽入疏

今聞復插入訪單之內必求報復至其欺罔之最
大者臣尚不忍輕言以傷雅道凡諸姦每于無影
响之中造出幻形以張虎焰豈止三人成虎抑且
聚蚊成雷致使

朝廷之上忠佞幾于不辯而孤微者每罹其禍而無
以自伸今且妖孽自作因其敗而反欲坐人以妖
孽尚謂之有天日乎其餘種種欺罔不干涉臣者
臣亦不並言卽干涉臣者臣尚未敢詳言聊將所
最不法者略爲點破以見朋欺詐僞之所從來非
一日矣臣今病亟矣旦暮候

皇上俞旨休致且不能效犬馬之勞于將來矣獨是
假書一事尚未歸結且諸姦隱隱必欲以私書一
字坐之其禍尚不知何如終者故略序其顛末懇
祈我

皇上速行會勘令始而執書之人從實具吐得其來
歷驗其筆跡而一二按法重處庶孤忠不致墮權
姦之手而一時朋黨少有所懲不致貽 國家不
忍言之禍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七月初一日

浙江巡按鄭繼芳揭爲假書情形難掩刑類爲謀
愈工除具疏外謹以傳聞所未盡者質之公論事
不肖賦性慙直事到面前應做則做非他人所能
勸阻更不喜隨人口吻況肯與人爲鷹犬乎真羞
死矣王元翰之貪彼力保者今日觀之畢竟何如
借別題目以掩其諂媚阿比之醜終不知羞者耳
至于假書一事其計誠拙想只爲察期近而取効
速也太宰若非公心何肯輕示同事若非公惡何
肯形之語言而王少宰辨疏謂何人眼見正是旁
逞殺機而嚇見之者不敢認也然事已洩于外所

以其黨暗撼之不已明攻之矣近日徐喬二公祖
之互發益符前日之本

旨乃王少宰徐縉芳沈正宗諸人另具一肝腸而五
月中所聞與張覺菴爲時笑者也明見一斑尚有
未盡者不可盡信而或者道喪世世喪道人情不
古不敢謂其必無也有謂王少宰旣留有蕭少宰
回書以爲可以拾摭矣于是並求太宰更求少宰
固爲掩護計而二老曲意從之已曾于一日聚四
司于後堂互相質問以陽示之矣此雖不成人之
惡其跡似厚而不知其人將別有所逞而無辜者

及令其代朋惡者受福乎公私輕重之間又所宜
審想徐緒芳等所出之揭果有所恃而王少宰
口應聲不爲無因況不問喧傳之私人而問旁觀
之少宰王之爲徐諱也明矣欲問得書之太宰不
問送書之來人徐之爲王諱也又明矣彼此之交
相諱也誠有欲益而彌張者乎又竊想自古奸權
與羣小能壞人之官必不能壞人之品即使其能
制人之命亦必不能制天下萬世之口彼同謀者
又何苦而不畏清議若此哉又李邦華諸兄之揭
曰傳單捏造有因當日承差偶于廣西道金麗陽

丈壁間抄來居無何以所聞卽相約白之副院何
他人不去白副院而獨此五兄也尚聞內有一人
求一相知以別名易已者聞者俱笑曰分宜時聞
賣狗者此欲賣鬼乎謂將傳而五鬼懇正則有之
故有到有不到耳非原無此傳單也又謂不肖今
雖漏網而私書旣明勢必相及矣書不曰假而必
曰私事尚未明而曰旣明想真見太宰少宰有許
可意矣不肖且乞休恨棄去不早弟恐王少宰今
日權雖可以使鬼理已不直于人五兄今日作人
之不能恐異日作鬼亦不直矣當此考選之

命久未下恨不能一日爲諸兄請

命以代諸久候者忍以此相加哉是五兄與不肯作
難身名所係不得不應之使假書終不明也勢當
不止此矣謹付之公論須至揭者

辛亥七月初一日

湖廣巡按史記事爲異說煩興公道盡晦仰 祈
聖明速罷臣職以謝仇口以俟公論事臣于五月十
九廿二廿五連拜三疏以折朱一桂鄭繼芳之誣
不意徐兆魁又有部臣借事發端意旨黨護一疏
前詆顧憲成而后詆職且舉冷局之南師仲與開
署之胡忻掛及之嗟嗟兆魁之網稱絕漁矣總之
與金明時朱一桂鄭繼芳同一源流耳職誠可以
無辯第謂湯北京管察由職之力職免察爲兆京
之報此等誣妄上有

天地神明在兆魁能盡昧此心乎職姑一言以折之

夫職后進也。在前道長職皆不識名如見兆魁到京而后知有兆魁也。見兆魁行事而后知爲兆魁也。職前之不知有兆京猶前之不知有兆魁也。今之始知爲兆京猶今之始知爲兆魁也。職不知兆京爲何用力。况兆京非借援之人也。兆京不知職爲何言報。况職非避察之人也。如職果得罪于

朝廷乎。公論不容一兆京。豈能庇之。職果不得罪于朝廷乎。公道自明。魁豈能陷之。兆魁云職有多單。又誰不知單爲渠輩所捏造乎。捏造之詞已見于金明時之疏。而職之叅辯不爲不明悉矣。向喬應甲

一入長安卽向職曰人云金明時爲小人適來拜我其人不足當我一指頭時有張應徵在也職駭而止之曰譚何容易語未畢會客至而止今兆魁等與明時投契乃爾是誰竄而入也一日應甲又向職曰世間我所信者惟一湯北京惟他到京其言始可憑今兆魁謂應甲與兆京不合是誰逃而去也嗟嗟明時之爲人中外誰不知之兆魁至今猶倦倦不忘報則職又何必與兆魁辯也惟有一去而已矣伏祈

皇上將職斥罷以謝兆魁諸人職猶記去年兆魁疏

云諸臣叅太倉晉江者猶不爲子孫之憂乎是其所以教職等者亦甚明切而無柰職之愚戇終不回頭此攻職者至今不歇也職負兆鬼矣雖然職終不遑爲子孫憂也若東林錮蔽多年爲

凶憐才姑放一籌何如至徹異同之熾還虛公之境息戈矛之擾做師濟之風職于兆鬼輩猶有厚望焉

辛亥七月初一日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爲紛紜未定再陳察事以
祈

天斷以俟公論事 京察之典從來重鉅上關

朝廷之彰殫下繫四方之觀望兢兢矢公猶虞未確
況收夾雜私意安免人非鬼責哉今歲內計臣等
各稟稟從役切自幸報竣而議論轉多播濇轉深
臣旣與茲事明知難調安意承受亦何不可顧事
體情節有未盡然者耳夫外議之起得非以金明
時劉國縉等原與王圖有嫌隙哉是固然矣但諮
訪會單之時明時等實有煩言其何能諱論其應

處與否耳奚暇計其與某人有嫌隙乎譬有芝蘭
于此不賢者欲除之固不可聽卽賢者誤欲除之
亦豈可除有荆棘于此賢者欲除之固所當聽卽
不賢者亦願除之豈可不除臣等于諸臣原以虛
舟爲甲証縱謂諸臣被口語亦是木腐之生虫陽
虎固怨季孫不聞季孫之不可動也大抵虛其心
以評人卽伯夷柳下惠君子亦不可由摘其長以
求勝卽祝鮀王孫賈亦有存衛之功顧論本體如
何耳議者于太宰未嘗不許其正直未嘗不惜其
去若果漫無主持一一憑人指使若土木偶人又

登進然均之任而勸留何爲乎或以爭之不得若
心等句萃情遂窮若謂果其妥乎何以爭也果其
爭乎必有說也然所云爭者往復商確推敲輕重
之謂也往復商確不止一二人凡在事內莫不皆
然商確者固調停之意而太宰則執法之力爲太
宰難爲衆人不難所以往復于前者不得不寧一
于后耳倘謂意所欲除猶有未憚則人之採聽不
齊意見或異公論果明誰能倖漏試觀宦海悠悠
大抵總歸于盡備員一時督過不已其亦難矣語
芸田者曰某枝葉吾之所好必勿傷某枝葉吾之

所惡必勿留雖有良農不能終畝若謂狼莠嘉禾
憐然莫辨亦土木偶人之說也金明時等卽無王
圖猶恐不免惟其有圖則諸人之話柄 察典之
不幸官察者之遭際也察疏未下之時人情搖撼
不嚴其禁奚以定紛事體如是鈞奇者不爲阻撓
如何而后爲阻撓若夫要挾之參原在可省議者
曰心不差而事差然所參之人亦不差則衆論所
同也太宰不處明時而參之夫非以其曾論王圖
之故乎議者爲明時文章也亦非以其曾論王圖
之故乎然則明時一疏果然用得着矣向使徑以

察處安保不有后言何怪太宰無悔辭也累年以
來士風不古竿牘往來動成坑塹縱書扎明顯亦
是口頰之常當置勿論况曖昧詭訛如所稱鄭御
史之假書者枝蔓未已只恐疑案牽連未得操觚
先致戴盆將若之何據稱書中之辭欲去太宰固
是挑激然議者獨不可稍斂筆鋒乎書是假書故
捏芟除之語本是真本却乃擊刺不休豈所以釋
嫌疑借蕩平哉其喫緊處則在嚴查會議之時其
坐國籍等者果以假書與否耳至于講學之士首
崇虛受人言詆訶語語良樂然孔聖不講而憂乾

坤非道不立亦何可以抹殺也頃馬從龍一疏寬
原臣等平解人情亦良深念但既云臣等親履其
事情痛癢自知而又斷以處分爲誤何不令臣等
備述痛癢然后評其誤否未晚也其曰坐之奸黨
坐之賊污若見其可雪焉而可坐安在未嘗過而
問也不謹者不必貪浮躁者不必不謹而例轉又
何待是乎其曰爭王元翰爭李三才猜忖橫生將
貽後覆若見其可懼焉而當猜與否當覆與否未
明言也其曰秦黨二字所包者廣可不深思亦若
見可懼焉而果黨與否黨字應否加人未明言也

是皆爲臣下計利害尚未暇爲

朝廷定是非也夫是非分明 國之所由立也若不
公行剖判終屬懸斷 上不操是非之權下乃執
忿爭之柄至于不恤公典而畏羣情是尚可以爲
國哉今日之事定當集九卿科道于 廷立吏部
都察院及臣等于前俾其言處分諸臣之於先核
單之公私次核事之真僞仍核其誰爲王元翰起
念誰爲李三才起念誰爲秦人起念臺省中察與
陞者二十人干涉三才元翰者幾人夫二人太宰
之所棄也又爲之報復哉叅三才者尚多人曾否

無端指教三才者亦有人果否俱免于察互訂難
迺面詰立見果有情實立加顯誅此則平人情息
議論之第一義也不然此亦曰衆論彼亦曰衆論
何所底定哉夫愛惜綱紀原爲 朝廷容易屑越
何所維世 計典亦紀綱之大者也平其氣究其
實原自了了何至紛紛哉臣家難櫻心方求歸去
但身與察事不能箝口以媚時卸怨偷容竊自愧
赧敢陳大槩如此從是亦箝口矣伏祈
聖明照察臣不勝悚慄激切之至

辛亥七月初三日

擬授御史徐良彥揭近見馬掌科一疏中有旁引
波及已指名若韓敬與職等多人悉與蕩滌職讀
之感掌科之相成甚盛心也然而似未深知職者
職緣不能苟同不受人招致以故爲人睚眦致茲
牽扯前揭已明今欲與韓敬同類而稱蕩滌非其
倫矣至隱伏反覆兩語于職蓋遠大抵浮議混淆
之時非虛心詳核未易各當倘一察職之生平其
知我或又有進于此者至相勗以立朝事業職
雖鴛下敢不勉旃須至揭者

辛亥
初三日

河南道御史湯兆京爲察事尚煩指摘謹陳事理
以祈

聖斷事連日接邸報見省臣各疏攻丁元薦而意則
爲察事也總其大指則尚踵七人之說耳其推廣
于七人之外者則顧天竣其精擇于七人之內而
約之以三者則以徐大化張嘉言之處亦間有當
于言事諸臣之心而湯賓尹狂邪顯著非出于其
門迫于萬不得已者不爲援手也其言非真欲易
局啓倖者意在折衷以平人情耳夫賢否在人意
見人心不同如面然而職等身有專司事多咨訪

今日在蕪藺寇買之義可以相責而欲臨以衆勢
令其雷同附和則不能也若必欲翻局則六年一
舉之 大典屢勤

詔旨各有責成採輿論于通 國集衆思于 廷臣
國踰半載始告成事今欲翻改難憑口語煩集九卿
科道于 廷容職等與部院各出收單各質以平
日所訪聞先時所擬議極言評論有宜勘實者仍
行勘實然後各人之行事心術顯而議論可定此
于職等亦甚便也若云私單則職等先已慮之矣
職與協理喬允升衙門收單後卽往城隍廟拆封

同閱每封編一字號并喬應甲所送徐兆魁單一封亦編有字號曾總送副院處看過七人之單實出衙門公堂所收及應甲所送原非私也去冬劉國縉等所以必欲禁新咨之單而不肯廣其塗者由今可想其意而今必以爲私以擅惑人何也且察事以來加人者附秦題目而不知此三人者政皆附秦者也各誇太宰知己傳述意指用以誘脇人職實得于面聞伉直不羣得非有所恃而無恐乎劉國縉之當處喬應甲亦向職言之而實以田元德之事其揭中所謂若言田元德事則漏網尚

多是也湯賓尹自知外議沸騰晝夜奔在延攬結
納諸凡議論彼唱此和創建十枝庵與其徒黨刻
期聚會而劉國縉王紹微尤其糾獎之獨深聲勢
之最倚者故職等曾向考功言留作大僚糾拾之
用而臨時徑處之耳此寔崑之續邪之囹流毒無
已者非其徒焉能爲之辯乎當此不諱之

朝得居可言之位衆勢可憑羣唱易和諸臣何不一
達觀于昭曠之原乎總之則彼此之口俱難以移
吾人之生平而各人之肺肝亦必有久而盡見者
應付公評于天下后世而已伏乞

聖明俯賜裁斷職無任悚息之至

辛亥七月初三日

太常寺署寺事少卿胡忻爲邪臣執迷講張惠賢
天聽懇

勅嚴諭以止器息熒事臣惟言官諭事論人直陳所
聞所見而以當否付之公論以處分聽之

朝廷若操必勝之心箝不同之口爲橫而已矣恣反
噬之毒報睚眦之怨爲賊而已矣當戊申之選之
命下衆正方併力以攻邪御史鄭繼芳者突出而攻
給事中王元翰元翰雅有鐸鐸聲或謂不當攻或
謂攻之非其時而繼芳爲餘姚人胡存忠之壻又
陳治則最厚門生或疑其有爲而攻臣故出一疏

平之然亦槩言元翰之功可惜未正言繼芳之非也乃繼芳遂指臣爲邪黨爲庇貪斷訖不已且元翰罄身出都人人共嗟其貪安在是繼芳實爲已甚柰何無天理人心而刺怨人無休卽私書臣未之見書之真假臣亦未之知惟是王紹徽劉國縉之處當事者或別有所爲非爲私書若以私書處繼芳實爲戎首何預紹徽國縉事繼芳而果未爲私書當事又未嘗以私書處人何不脫然坦然顧汲汲皇皇葛纏不可了豈神明之舍亦有不自安者耶臣兵工二科兩次以

以恩授封史記事選授御史

命下亦以

恩詔補封臣之繼室戴氏記事之繼室亦戴氏名正
言願光被

恩綸何謂通同盜封胡存忠臣等不知其能繕寫卽
能繕寫臣等亦不屑求彼何從而非之未以未拒
又何憾而報復繼芳等妄生事端捏造謠言輒敢
明誑

君父此豈信諸幽獨察諸庶民天下后世之公論耶
沈正宗持平譬說耳而謂其擗單報復嗟嗟繼芳

五中無主草木皆兵亦可哀矣伏望

皇上戒諭鄭繼芳解怨釋疑毋騁羅籠毋滋舉孽仍
勅部院查核臣與史記事果否通同盜封實則臣等
甘罪如虛則繼芳誣人罔

上宜加顯誅臣不任懇禱俟

命之至

辛亥七月初四日

擬授御史李邦華揭爲長安公論甚明毒口率纏不休謹再悉生平以候公勘事項者臺臣鄭繼芳抄謄劉國縉所造匿名單以私書誣詆及職職以繼芳遠在浙省不覩此中情形畧具一揭暴白繼芳豈不悟乃昨見邸報猶爾揭指職名無亦強爲國縉脫匿名罪耳據稱承差抄此單於金道長壁間今金道長現在可問也謂單將傳而職等懇止故有到有不到今誰爲受恨者可問也幾人傳到者可問也此單以爲無國縉之罪輕有國縉之罪重矣公論在人職不具辨也若夫書之或真或假

在繼芳爲中心之隱憂在職爲無干之妄扯在繼
芳有不得不求明之情在職有不求明而自明之
券何以言之職自考選候

命杜門却客除許憲院而外上自政府中及列卿有
識職面者乎詞林自座師外有識職面者乎臺省
除一二同里同年及宦游職鄉者外有識職面者
乎卽如昨者史道長疏云知職職實不知史也何
況掌院王少宰與職產殊地仕殊官職能貞處女
之守於諸要津而不能遠呈身之嫌於王掌院其
何以爲職也且長安縉紳如林誰無知交掌院之

門豈遂羅雀卽使職與之游職亦自在矧職半而
未識一刺未通風馬牛旣不相及而猥云合謀捏
造假書以滋一網不知謀何從合乎三尺豎見其
能信否職生平伸腸而行衝口而出昨歲與彭掌
科同巷而居有何舉動掌科能言之繼芳寧不知
之職故曰不求明而自明也繼芳止爲私書二字
寢食靡寧明知職等無干特欲激職代爲之白故
肆口誑賴執意職私亦不知也假亦不知也所知
者職硜硜慙介與王掌院無交繼芳卽百端激職
不能動職況書果假也職未嘗爲繼芳誣也書如

私也職又豈能爲繼芳解哉職自揣巖端祗緣去
歲顧涇陽上書招議職嘗向人云涇陽言之得失
宜俟論定乃其人未可輕詆以此攻涇陽者遂目
職爲眼中屑耳適有秦黨二字爲近日陷阱秘策
故推職納諸其中然職之頭可斷職之素不可誣
繼芳之揭曰小人能壞人之官不能壞人之品卽
使能制人之命不能制天下萬世之口此代職言
矣雖然職亦曰繼芳卽能以假書坐掌院必不能
牽與掌院無交之人卽欲爲國縉脫匿各之罪必
不能爲國縉寬傾害善良之罪倘此事纏扯不已

終須會勘職故再悉生平以俟公議一切綽號辱
言語職非不能念繼芳爲臺中前輩且不欲與公
過也須至揭者

辛亥七月初五日

原任工部管繕司主事今擬授江西南道監察御史
徐縉芳爲檢臣借事設陷誣構不已懇祈

聖明亟勅以正法紀以懲欺罔事臣候

命兩載原無表見不過爲救顧憲成一書觸忤時忌
致劉國縉輩紛紛羅織百計構陷甚至以臣之故
株連臣之同鄉同年同官夫鄭繼芳私書一節非
二三臣有疏臣不聞也中間源委如所云蕭少宰
之親見王掌院之抄送非二三臣有疏臣亦不聞
也此一事也有無真假臣總不知惟劉國縉等自
倡自和則亦惟繼芳等當自贖自問果否親見果

誰手筆果誰傳送見證的確然後可以加人乃欲以愍空之語籠罩臣等不相干涉之人令臣等爲彼代辯哉且臣等質之孫太宰迫之王掌院殿送書者以究根因具疏具揭至再至三繼芳卽在數千里外亦旣具知之矣合謀捏造之誣繼芳果何所據豈得自蕭少宰之口乎抑得自在廷諸臣之口乎浸尋半載何竟作夢中語也臣請就近疏一折之據云捏出私書爲王元翰報復夫元翰去國業已數年臣未嘗救元翰也顧憲成亦未嘗救元翰也事不相涉報于何有臣欲爲報復何不加

服程朱之教未窺理學之藩者乎臣願繼芳此
凡市井無賴之談廝與詬誶之語勿哆口角稍縱
惡習若臣等惟恐將來德業之不進決不以此言
介意臣所扼腕者惟是肆有螻蛄之聲朝有蜩蟬
之沸當此

聖明之世染成衰周之俗天下事不知其所終耳卽
今日私書一事孫太宰問而不應蕭少宰又不直
言臣等之有無干涉坐令小人口實陷阱無已昔
張孚敬欲害夏言指薛侃之疏誣爲夏言之筆究
竟

世宗皇帝三爲 廷鞠夏言始直今蕭王二臣尚未
去 國正可質明此案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繼芳憑何的見證臣假書
使繼芳言果實據臣甘當寸斬如與臣等無干而
儉人橫誣至此 國家之法豈獨爲繼芳私也臣
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七月初五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王圖爲孤臣招禍有因言官
傳聞大悞謹瀝血陳寃仰祈

聖鑒并求 速斥以快仇口事臣自被言以來一味
求去是非毀譽俱付公評乃言之者彌煩而中之
者彌毒臣今去矣若不明白剖析恐聞之者轉相
煽惑臣伏處林莽未得安枕也今之言者六非謂
考察一事臣暗操事柄以悞太宰耶又非謂金明
時之處太宰以臣故而抑之耶又非謂湯賓尹等
七人之處臣有憾于渠而假手察典以中之耶夫
太宰嚴明公正海內共服考察何等大事乃托耳

目于桑梓之後進漫不加察臣能悞大宰大宰肯
自悞耶臣用印揭開送

誥勅房中書官二人太宰卽換其一謂太宰肯以臣
言爲據耶且考察一事經多少衙門在事諸臣表
表人望臣能一一囑之使相符合耶太宰原不欲
處金明時人人共知若太宰初欲處之考功之傳
單決不遁入此係天理之言非臣飾辯七人中如
張嘉言岳和聲徐大化自有出單者姓名喬應甲
臣所夙知劉國縉亦自有開送者的名應甲亦曾
向臣醜詆國縉謂考察當首斥應甲有口可質也

王紹徽係臣同鄉與臣交游最久渠自謂絕跡先
達之門此言當有鬼神察之獨賓尹係臣衙門爲
臣開送今諸臣叢矢于臣獨爲賓尹一人耳其扯
前六人又或三人又或一人又或游于七人之外
又或約于七人之中皆借題目作文章非其本心
也臣請述臣所以開送賓尹之故并及賓尹之爲
人可乎去歲春試揭曉後吳道南嘖嘖有言初欲
叅賓尹賓尹亦盛氣應道南臣力勸道南并力勸
賓尹二臣俱聽臣事得解道南可問賓尹亦可問
也七月間王紹徽忽造臣極贊賓尹又稱賓尹爲

江右所構借公爲題此機當識破公負重名指日望大拜爲某等後進所共籍柰何以做座主之事爲公累又云崇仁黨甚感其意極不善某人某人皆其黨也公宜亟防之臣駭然曰僕本孤寒安有妄覲借我爲題有何可借崇仁黨三字非所願聞紹徽不憚而去崇仁者以道南崇仁人也此係紹徽與臣問答之辭紹徽見在可以相質一言涉欺臣甘斧鉞紹徽別後臣因念賓尹初第時逼死節婦徐蓮貞鄉人作紅鞋記罵之德行已虧今復以吳侍郎口語小嫌遽令其門人到處傾陷又捏爲

崇仁黨以羅織之此何心也尋又以大計將近
詞林係掌院開送又訪得其惡跡數十款俱有証
據其騙蘭谿祝中書家人祝成妻一事又與逼先
節婦事相類臣甚薄之數與同衙門諸臣亟言其
失謂大計決宜處之不知何人漏言于賓尹遂
恨臣入骨思先逐臣以自脫而臣之禍始以抵于
此不可解矣金明時與臣素無嫌怨憶去年十一
月金明時餉臣烏薪二十簍又與疾到臣門再三
申款其意不薄止因爲賓尹所用反面詈臣然臣
一毫不怨明時也賓尹雅善結納朝臣年資在乙

未後者賓尹懷刺往投俱稱通家第一時鄙其汚
者固多而中其毒者亦不少聞賓尹將出都同一
清客至香山寺密語三晝夜定計逐臣其人竭力
糾合卒令明時發難今賓尹交游徧朝署其門人
密友半在要地臣以孑然孤踪悞捋虎鬚宜乎鋒
鏑之叢加而戈矛之橫發也鄭繼芳私書一事太
宰絕未嘗示人書之有無真假臣不能知臣第以
明時無端牽誣曾以書訊太宰及蕭少宰太宰答
書云訪單紛紛安能一一明其授受一一辯其真
僞少宰答書云太宰絕未嘗出一札相示何從識

其手跡天日在上鬼神可欺乎二臣答書極其明
晰都中公論俱知其誣繼芳乃謂臣留得少宰手
札以爲證據夫少宰之手札臣何力以留之彼其
視少宰爲何如人也少宰手書指天誓日此豈人
所能留者而繼芳厚誣如此彼其視天日鬼神皆
可以爲賭賴之具而胸中不復知有天日鬼神矣
其何以爲人乎且太宰未嘗行此私書也亦未嘗
信此私書爲真也若行私書繼芳實爲首禍何以
得免太宰赤心爲國寧以言及秦豚輕易處人
繼芳不察情理信口亂扯反令人得以測其底裡

有此處無銀之謂矣且此書未須論其真與假也
書果假矣今諸臣南北合攻一則曰秦黨二則曰
秦黨此與斷絕秦脉之說合乎否乎顯行其事而
陰諱其名有識之士孰不嘆惋諸臣柰何不加深
繹而徒逐聲信耳橫以惡語相誣詎也總之賓尹
立意逐臣故網羅百變諸臣爲賓尹多方扶翼故
弋繪四來臣一口豈能勝衆言獨計萬心可以歸
一理伏願

皇上勅下 廷議將賓尹應察與否從公勘覆如謂
節婦可以勢奪殺節婦者可以無罪騙人妻及諸

款奸惡實跡皆可以不問卽願將臣禡斥以謝瘡
尹去國之人極不欲有言而又不得不言輒敢究
極根抵求

皇上鑒察臣臨疏不任悚息待 命之至

辛亥七月初八日

吏部尚書孫丕揚爲羣言滿口察案謀翻直播惡
跡竝乞立

賜罷斥事臣奉

命考察舊例取裁于各堂上官而憑其報冊以爲本
博訪于兩臺省中而憑乎衆言以折衷然後具應
處之人于考功司會應處之人于都察院此豈一
耳一目所獨見哉臣奉

命舉察也亦遵例採羣言定去取耳不知秦聚奎何
故有七臣之救視此大典玩若兒戲又有上疏
言三人者矣有上疏言七人者矣昧心公訪槩指

私仇不知出言之時安乎不安乎可惜老成共事
之科臣亦同聲附和既知不公何不面折于始事
則衆言之易惑人也如此驗七人之單所以彰七
人之罰雖經呈

覽未有衆見不可不再發明以明臣之至公除七人
之中喬應甲王紹徽岳和聲原是升用腰金衣紫
貴列方面尚猶混衆耳目爲之稱屈耶其餘四人
如湯賓尹因奸逼死節婦紅鞋靴之唾罵堪羞科
場暗通賄賂吳宗伯之號簿有據徐大化鞫獄廣
開騙局胡監生之逾付可憑謀升陰撼銓司朱選

郎之從吏可間劉國籍暗納田元德一十萬重賄
挾占成祭酒三千金花園拜李成梁爲義父結王
錦衣爲死交張嘉言賊私狼藉萬口共罵被察之
後羣商倒賊者日滿其門羣僕轉賊者日滿于路
似此穢跡盈耳通 國出救諸臣何獨不聞尚欲
翻案以快私情甘壞二百年之典章此豈有是非
之心有忠正之念者乎本之皆臣既老既病不堪
爲統爲均故多言亂口發謀昧心如此則臣固考
察之亂源也伏乞

皇上將臣立

賜罷斥別選名賢以司銓務則羣言息而國是定矣奉

聖旨考察係國家大典誰敢變更其外推及降處能盡職業朝廷自當擢用如何遽相爭競不聽處分成何法紀卿忠正無私朕自洞悉但卽出任事不必推辭以後各官都着安心供職不得牽纏前事彼此猜疑喧呶不了違的重處

辛亥七月十一日

太子太保夏壽尚書孫丕揚爲假書無根少年聚訟乞

聖明照例禁止以靜朝端事伏覩

大明律內投匿名文書告言人罪者卽毀此國家之典章也前冬末臣爲考察博訪人言臨近投單之時中混有假書一紙以爲必有仇害人者遂付之烈焰業已滅跡而忽有問臣者臣默而不答蓋爲察事近也不謂今日猶然聚訟以臣愚見殊與諸臣不同蓋借私書而害人也則造私書者可罪行私書而害人也則行私者可罪今皆無之到底

多言
一ノヲ
三二二
言
作何結果猶之造匿名帖者誰肯自認又將擬罪
于誰乎獨憎滋多口耳夫言官係海內之澄清閣
民生之休戚自有

宗社大擔顧建樹何如耳若私事一講明不足爲重
未明不足爲輕似當省此目前亦隱之多事也此
近日士風大弊不忍不忠告爲爭者勸伏乞

皇上普日月之明察公私之界有言爲國者爲民
者嘉納之有言相訐者相猜者抑遏之則亂說自
息邪心自定矣

辛亥七月十二日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翁正春爲患病不能供職懇乞代

題回籍以便調理事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據主客司主事丁元薦呈稱職原籍浙江湖州府長興縣人由萬曆十四年進士養病丁憂至二十一年十一月授中書舍人二十七年大計以浮踪聽降三十八年四月起補廣東按察司知事隨陞今職至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分當竭履圖報涓埃柰職踟躕有懷鬱結成疾卽今痰嗽喘逾兩足紅腫寢食漸廢昕夕靡寧隨延太醫院候缺醫

官李復元調理罔效同官同鄉備悉苦情若非歸
田靜攝恐陰陽之患益深即使貪位卧延而瘵曠
之耻更切懇乞代

題今得照例

予告苟獲全干猷畝當益感于生成職無任惶悚祈
求之至等情呈部送司猶恐不的隨取具同鄉本
部儀制司員外郎吳邦相并醫官李復元各結狀
前來案呈到部看得本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丁元
薦長才軼世浩氣凌霄以十三年起廢之臣負千
萬人必往之志正應盡展其夙抱庶幾不負乎

特恩柰病骨之莫支致歸心之遂決既經該司結勘
明實相應題

請恭候

初下吏部將本官暫令回籍調理痊可之日赴部銓
補爲此具

題

辛亥七月廿四日

湖廣巡按史記事揭爲譖言宜察事職于七月初旬正卧病間再見朱月樵叅駁丁慎所疏必以合丁慎所言王弘亭二事加職嗟嗟此譖者之口也月樵或聞之而未察耳大凡世間合人者必有舊契害人者必有夙仇職于二兄何如也職叅沈繼山慎所救沈繼山其救疏中力排叅者之非實以叅職是否爲合不然必慎所以叅而知我也至王弘亭與職從來無纖介之忤雖爲王聚洲意見不同而和氣如故當時有恨職救而極力攻擊者却非弘亭職柰何不言攻已者而害弘亭乎不情甚

矣職每遇職同鄉後進卽勸作縣以弘亭爲法爲
其令鄒平誠清也至平時切偲更有出于形迹之
外者是否加害不然必弘亭以疑而疏我也總之
近來人情善于鑿空職猶憶去年五月內偶拜喬
傲我傲我出迎曰連日要奉拜老父母他們不着
我來說你等我今日下顧不安之甚職以大義告
之曰 朝夕家事非如一人一家事異同何足嫌
如僕今日奉

命明日卽出城矣尚能戀戀一事乎不能戀則知不
能私矣旣不得自私又何爲怨人此挑激之言不

可信也。做我深用爲悔，職以爲今日爲職，害弘亭者卽昔日爲職，惱做我者也。甚矣譖者之巧爲借而聽者之不及察也。如曰：慎所何爲？有言職安得而知之？又如曰：弘亭何爲？外轉職又安得而知之？人各有見事自有主，苦苦纏職，殊覺無味。況職與月樵皆爲言官，月樵非職，職亦何以窮究？其是以相角，但流言止于智者，願月樵虛而聽，仍虛而察，毋以譖終焉耳。謹揭。

辛亥八月初四日

工部虞衡司署司事主事沈正宗爲敬循職掌發
明修理明盛甲稽遲緣由以祈

聖鑒事臣于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因添註虞衡司署
印郎中戴王言陞福建建寧道叅政蒙堂委署司
事卽于本月二十七日奉堂送准總督京營戎政
寧陽侯陳應詔本協理京營戎政尚書李化龍
咨文催修明盛甲謂萬曆三十六年回廠四千頂
副三年未蒙修理似若司廠宜急故緩者夫明盛
甲則誠急矣然非司廠敢于故緩也復于本月初
九日准巡視京營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山東道御

史錢桓手本亦催修明盛甲若詔京營不可一日
缺者夫明盛甲則誠不可缺矣然非司廠敢于久
缺也臣細查卷案備查 會典條例及戎政事宜
諸書而後知當初京營各千總與巡視廠庫御史
鄭繼芳之蔑

祖制而闕漏危今後之當事者難爲收拾孰悞至于
今日臣今日不言無論日後破冒無窮若使明盛
甲終無修理日期其悞軍國大事非渺小者敢據
實爲

皇上陳之夫四千明盛甲廠四年

題准修理亦復年餘及至臣督令兩廠商匠傾銀修
理如赴湯火不敢前者何也則以修理四千頂副
工料錢糧始估五萬繼題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兩零題後又減至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零最
後除補造除匠工實該物料止得四千二百二十
五兩五錢三分其五萬兩則巡視廠庫御史鄭所
估定也其題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則巡視廠
庫工科給事中馬從龍所刪減也題後減至一萬
七千七百四十三兩零再減止得物料四千二百
二十五兩五錢三分則亦科臣馬從龍所抄參也

夫此四千盃甲修理錢糧也以多若彼以寡若此
多亦由于厰庫少亦由于厰庫臣司前任不過受
成事而已其何力之能爲况中間錢糧相去不啻
倍蓰彼商匠徒知厰庫估定之數爲應得之物通
減則有得不償失之嗟而不知條例開載之數實
不刊之典遞增則來濫不知節之議今欲照條例
商匠且垂涎于始初廣大裹足不前矣欲扶條例
司厰且顧慮于後來議論束手不發矣臣所以痛
恨于該管各千把與御史鄭繼芳之如奢而過濫
者此也夫條例每歲送修五百頂副中間分別量

修盛二百五十頂拆修盛二百五十頂速補甲一
百五十副量修甲一百五十副折修甲二百副又
修補臂手五百副各除會有外淨該物料及變漆
銀共四百七十七兩九錢卽工食亦不過一千六
百四十兩而正以一年完一年之事盛甲不敝而
錢糧又省立法最善不獨條例也卽戎政事宜亦
載凡三大營盛甲 題准俱三年一次交廠兌換
若選鋒明盛甲每年一次送修五百頂副二書見
在可據查工部條例乃前任工部尚書曾同亨于
萬曆十九年始集四司諸臣訂正其記修理明盛

甲則起于萬曆二十一年也至于戎政事宜乃前任總督京營戎政秦寧侯陳良弼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王世揚于萬曆三十一年會同續集者也二書皆今年題准事例非遠年迂濶不可爲典要今皆無五年總送題造之說必積至數年便將連補之數盡不題計盈之量修者與三百頂其拆修以三千二百二十二頂計甲之量修者止四百副其拆修者以二千八百十一副計其量修拆修之外又創爲全壞補造之說盈以四百八十頂計甲以七百八十九副計而數萬金錢便將一擲

矣夫變每年爲數變修理爲補造變減省爲濫溢此之不能爲該營解者一也據總協戎政會稿及科抄皆稱明盛甲止備

大駕幸南郊

皇陵及大閱一時披戴之用非以操演習戕也數年以來未嘗一日用之乃拆修旣已數多全壞又復如許今將領自製一領所甲不知何如管措收藏卽用之數十年可不敝一屬朝廷錢糧便無與已事應得無故朽壞乎今議者曰原不盡費工部錢糧不過兵部及太僕寺協濟耳夫兵部太僕獨

非朝廷錢糧乎柰何便以泥沙視之科抄誠爲有見此之不能爲該營解者二也據該營稱三十五年水災雨水泥銹正亦不過量修拆修而止何至鐵釘亦被水浸爛且水災之後即便送修鐵卽會朽不應速朽至是每甲製有皮袋該營設有所署收貯何所典守何人此之不能爲該營解者三也至于廠庫虧絀芳估修五萬則猶可異若非科臣馬從龍覈實遞減以後每項比例破冒何所底止乎國家令甲錢糧出入設有巡視科道凡以稽查舊章綜覈冒濫若一一惟奸匠所估是徇漫

無裁奪是木偶人耳巡視官事不必設倘他有染指則罪狀益不可言矣臣不知繼芳于二者何居也除令壞盛四百八十頂甲七百八十九副案查會典原止載京營明盛甲五千頂副其二千副以倭警加當以解嚴罷科抄可據且所貴選鋒者謂一旦有急摧鋒陷陣嘗在人先督力果敢嘗與人異非盛甲與人異茲選鋒比增二千名卽明甲不足補以暗甲督力俵定決無披明甲勇披暗甲卽怯之理况據科抄將士臨陣原不用明甲乎今卽照科臣馬從龍議竟裁不造似亦無妨第以臣計之

猶有說焉此項盛甲果用之而壞戎政自行議裁
題明不造可也今求其全壞之理而不可得然而
又送厥收矣倘臣司一旦主議以爲壞不必造則
國家便少此七百八十九副明甲四百八十頂明盛
日後查覈緣何七千盛甲內少此數目論者必不
追該營毀積而徑委罪司厥寢閣則司厥何辜代
爲受責者盛甲臣已呈堂移咨戎政衙門發還該
營聽自行酌議題明全壞緣由應否再造亦惟聽
戎政衙門題

請明白臣司不敢專主其他量修拆修等盛甲先年

所估物料人工應移會巡視廠庫工科右給事中
張鳳彩再行估計用腹商匠之心絕其覬覦之念
刻期嚴限領銀修完還營備用以後修理明盛甲
該營仍照舊每年送修五百頂副兩廠修過便于
盛甲裏面填註某年修理并問明連補量修拆修
等項在上仍用兩廠關防鈐記庶幾該營不得影
射而匠役無容侵冒若還營另有朽壞職有攸司
責亦有所歸臣已經呈堂批准移會臣與科臣得
徑自舉行似不必煩瀆

聖聽惟是臣司職掌所關軍器千係爲重若不先行

奏知仍恐日後將領匠役未得他有推諉臣自是
因清查冒濫而并及之再照令錢糧冒破不止一
端外而府縣錙銖蠶絲何其艱難內而庫藏鉅萬
瓦礫何其慷慨以且前時勢卽人民安堵城廓依
然百物具備千官環拱一日邊方告警九門晝閉
無錢糧以守之空城誰護枵腹何資今日可憂孰
大于此乃所枉侵冒視爲固然卽如 感恩殿工
冒破錢糧二十餘萬科臣馬從龍因扣除二十餘
金在庫不發亦正毫毛耳近日乃爲奸商子秉忠
冒領而去妾父居間誰爲作俑外間喧傳皆云舊

臣王紹徽也夫紹徽者諸臣共相保舉號為清白清者如此矣科臣乃釐奸剔弊之臣而身先為弊何以服諸內端商匠衙役之心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空虛之後更復空虛奚止國非其國已也伏乞

天語叮嚀以後不論戶工二部及各衙門錢糧巡視科道務查舊章稍為節省以備國家緩急萬一如部臣濫發自聽言官叅奏不論外倘巡視科臣徇私輕擲如繼芳等者容戶工掌印司官及各該衙門官據實糾舉庶幾錢糧互相覺察之遺意

六經一經二八卷五

乎不勝杞憂敢為片獻惟

望明垂察焉

四六

辛亥八月廿六日

巡視殿庫工科右給事中張鳳彩揭職昨見虞部
沈君儒疏發明盛甲稽遲緣由未及 感思殿工
冒破錢糧二十餘萬等情皆職未任工科以前事
職不與聞乃中有于秉忠領銀一節則職初管差
時所掛號者不得不一明其故職于五月初八日
接管庫差至二十八日據屯田司柴戶于秉忠投
到領狀一張內開依奉實領到納過琉璃廠燒造
木柴實收銀二項共二千四百三十九兩五錢八
分五釐止有該司印信鈐記係三十八年十一月
內出給者職隨查據本司實收簿內一項柴戶于

秉忠上納過木柴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九百八十
觔照估每萬觔銀十五兩該銀二千一百五十六
兩九錢七分又一項柴戶于秉忠上納過木柴一
十八萬八千四百一十觔照估每萬觔銀十五兩
該銀二百八十二兩六錢一分五釐二項共該銀
二千四百三十九兩五錢後有部堂批云以上既
經查明准扣給蓋內有應扣者應給者不止此一
項也職以司領堂批歷歷可據因與用印掛號訖
數日後職查知領狀曾投前官馬見素查得日久
數多未與掛號蓋停留不發非扣除在庫也扣除

則必註有筆跡立有案踪在役之人何憑輕鄭哉
錢糧有緩有急批發有遲有速庫藏事體如此儘
多蓋既登實收堂簿經監督呈請該司查核部堂
批准用堂印卽是應給之直巡視卽心知其冒濫
例不輕駁惟遲遲以示裁抑而已卽先斬後與亦
是常事非該部以爲不可而巡視能自給發也所
以朴責書辦胡養蒙者爲其不明稟前日遲發之
故耳秉忠急于領銀其營求請囑理或有之然實
無一人向職居間者居間則又曷爲責書辦乎奸
商濫得羣小挾騙往往有之非職所能逆覩聞有

陳揚者曾告秉忠于東廠事經該部提問所謂王弘庭之妾父疑卽揚乎揚與秉忠私相牽涉亦不可知職入京弘庭行久矣居間之事風馬牛不相及也君儒疏有影響而未悉就裡職謹據實述之如是須至揭者

辛亥九月初一日

工科給事中馬從龍爲謹述明盛甲錢糧始末
罷冗費以便遵守事職閱邸報見工部虞衡司單
印主事沈正宗條議明盛甲大旨在節省意甚善
也後持議頗由于職請詳言之工部條例載每年
修理明盛甲臂手五百副分拆修量修連桶三項
除會不計外該物料工食銀二千二百一十七兩
零又係不等年例不等云者錢糧有定而年分不
等謂如盛甲不壞卽止非強之以年年必修也至
萬曆三十年不知何故用至五萬一百餘兩且盡
仰給于兵部太僕寺舊庫矣三十六年京營送回

到廠四千副彼時巡視御史鄭繼芳查閱過分量
修拆修補造三項據軍器局冊開皆照舊卷數目
呈送繼芳批或照舊估或間一刪減之該司郎中
陳嗣元以錢糧數多一向未題至萬曆三十七年
冬職巡視廠庫會同工科給事中李瑾巡視御史
張惟任逐款再加刪減計銀三萬七千三百三十
一兩零彼時司廠所據者近年題造過事例得減
一分卽共相慶幸矣職視事稍久始覩修例查此
項與原估冊大不相同始覺三十年題造之濫欲
正之而部疏已上職不得已發抄時叅云據條例

每歲修理明盔甲臂手各五百副除會有外召買并工食等項該銀二千二百七十兩零三十一年起至三十八年止適合四千副之數總計不過銀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三兩零今次會估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零比之原數幾多銀二萬兩何貴于刪減酌定也條例所載有并修量修連補三項今改連補爲補造又每項加增不等豈非該役之上下其手乎工部錢糧旣稱缺乏太僕寺錢糧屢經借貸亦豈有餘者止宜照條例行卽省銀二萬兩矣再照軍器中最糜費而最無用者無如明盔

甲蓋凡臨陣將官士卒俱穿暗甲團營操演習戰
法也亦用暗甲可知矣所稱選鋒披戴七千副者
止是

大駕幸 南郊

皇陵及大閱歲時一用以壯六軍之威容而已在營
收貯多不如法輒爾敝壞壞又復造此物稍經濕
氣卽生銹滋厥役亦利其速壞與軍役通同作弊
是以數萬金委之溝壑也合無今次造完付該廠
官役如法收貯不必送營如遇護衛

大駕該營臨時取用事竣還付該廠如未經頻用輒

稱損壞責有所歸如此則可數十年停造幸移文
總督協理京營議之如果可行後來所省多矣該
役一面延遲未造及職再次巡視該司掌印郎中
戴王言復移文于職謂拆修量修原估價值各亦
相當所差無多止因毀壞七百八十九頂副更須
補造與刊書連補有異致差二萬餘金仍忝太僕
寺協濟職議謂全壞者更不須補造姑從寬照該
廠所開拆修量修之數以條例算之止該銀四千
二百二十五兩零此數較前似少并工食計之實
多于前總之皆條例耳各役詞窮不能置對然竟

成停閣矣竊惟

祖制京營軍士原無明盔甲始自萬曆九年三月內
司禮監太監馮保等傳奉

聖旨造五千副給與官軍披戴每年一千副限五年
造完遂載在會典職姑不敢求減二十五年以倭
警加二千副今倭警又息矣卽二千副盡化爲烏
有亦不須補造况盔甲共算止七百八十九件何
苦靡二萬金哉條例載成造明盔甲腰刀弓箭撒
袋等件每副九十八工每工銀五分七釐職記會
估時問匠役成造明盔甲一副用若干工荅曰應

給銀二十一兩不計工不知何據今七百八十六
件常用銀二萬斯猶異矣職故謂決無容積
創造之始委屬兵部協濟歲修單屬工部不可
并以匱寺帑惟是浮濫作俑全在二十五年二千
副之加并三十年五萬一千餘兩之借今所稱舊
卷新例皆是物也殿庫二次會估不過據司殿迭
冊裁酌而司殿又憑舊卷開造於鄭繼芳何尤哉
一時共事者侍郎王汝訓郎中陳嗣元主事邵輔
忠皆清正能舉其職者又可厚嘗乎繼芳估冊現
在非創爲之且亦無五萬之多今司臣沈正宗所

執條例極是足破歷年之誤而于二十五年及三十年之事未深考耳大抵工部諸務繁碎浩瀚弊如蝟毛職其詳導其窾躬親督率具事考成全在該部巡視間一摘發彈治以示不測耳今也叢挫玩愒撫羣奸若驕子視公事如傳舍反謂遲誤之故不由該部職掌從此日隳風紀從此掃地無遺益無所忌憚矣不然一萬七千金三年不能成一盃甲屢促不領是誰之過歟 感思殿靡費二十萬職受事時竣工已數年尚未 奏繳職屐以爲言竟無應者安得不啓于秉忠之覬覦巡視科臣

張鳳彩以此事重謹脩胥此其節縮之意抑豈後
于臣哉如以爲不當與不識堂簿印領是何而來
錢糧互相覺察何如不濫出通關之爲愈也正宗
銳意急公職深有契于中獨論該部職掌有諉卸
失平之意不得不一明之至于近日士風佻巧每
每借事發端聲此擊彼以啓 朝廷聚訟之端職
惟知就事論事而不敢漫及之也伏乞

聖明鑒察施行

辛亥九月初二日

原任戶科右給事中今陞山東布政使司右叅議
王紹徽爲孤臣憂危病苦萬難圖効懇乞

聖明俯准休致以安愚分事臣由萬曆二十六年進
士初任山東濟南府鄒平縣知縣歷俸六年屢登
薦劾卓異于三十三年行取禮部主事三十五年
考選戶科給事中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蒙

俞旨到任三十八年六月十三日陞本科右給事中
兩任在科辦事共計二年九箇月零于三十九年
四月十六日吏部題知陞授今職伏念臣以一介
草茅遭際盛世叨居言路階于華顯榮逾分外自

分無以仰答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
或可少報萬一于所天矣詎知處非所宜用過其
量周防所以履危而臣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
而臣拙直難移足蹈禍機身爲怨府當其察典嚴
重之時竊意得散髮林丘幅巾衡巷斯已幸矣然
當時主計者猶薄示其罰推陞臣山東叅議幸蒙
聖明不過督責乃于後次題知本內卽

俞原擬夫以叅藩之任且當齊魯之區擁蓋垂簷其
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臣方矢心以圖報稱
顧寵榮溢涯災病隨生臣前于四月十七日謝

恩辭 朝赴任因患限尚寬乘便回家省親維時正當炎陽方始暑酷于火氣毒于蒸臣日身試其間形神凋敝強推至五月十二日去里門尚有百里一旦目警耳鳴僵仆倒地手足振掉神魂飛越一線微息幾至不起隨昇至臣家請醫官王道興等診視咸云是鬱火結痰蘊積不能暢達以致上攻頭目昏憤煩悶扶卧床褥歷時三月醫藥罔效痊可無期雖身在呻吟中復念方面重寄懸缺日久倘以臣之耽延日久致地方有廢弛之虞臣之罪更滋重焉況臣餘年無幾子息未立瞻前顧後之

慮深而遠禍全身之念重此所以不得已而哀鳴于

君父之前也伏祈

皇上特垂矜憫察臣言非矯飾病實顛危惻以深仁俾解方面之任曲

賜休致遂歸環堵之居將所註原缺卽

勅銓部另簡推補爲官擇人不以人妨官雖伏鼠巖穴鑿井耕田將詠歌太平之盛于無旣也臣無任
隕越待命之至

辛亥九月初十日

工科給事中馬從龍爲司臣巧詆求勝持論大乖
謹據實直折以存公道事昨工部主事沈正宗論
盛甲事職嘉其任事爲具疏申明內外鄭繼芳王
紹徽頗涉鈎棘疏末箴警一二語效忠告也不意
其豪宕之氣復大展演職請就其疏再一折之正
宗謂京營原自有明盛甲引會典三大禮等項
擺朝內有神樞營明盛甲將軍五百二員名爲
證職查京營軍器有修理自盛甲廠者有兌換自
兵仗局者兵仗局自有明盛甲自有年例不隸巡
視衙門自萬曆九年以前該廠實不經造此物若

戎政事宜正近例耳又謂年例自一年至若干年
一次者謂之不等彼執不壞卽止之說不知不等
年例有二一謂內監所題年分不等後來者以此
爲準不容有濫一謂酌量緩急年分不等如條例
刊于十九年却預列某年方脩理某項明盛甲則
二十一年起也旣可中歇數年明其得已卽已二
者其名相混緩急頓殊非如正宗所言此等無關
大體但不當以職言爲失實耳該部事體凡會估
必由監督造冊移會該司該司移會巡視共相擬
議上下其值雖云科道主之其實根由全在該部

如該部據條例造冊而繼芳別啓一倖竇則罪不可道矣如有自來也吹求宜自何始寢閣不題批案不行何如早據條例造冊爲愈也審如正宗之言是該部事宜從冒濫以投巡視衙門巡視衙門能覺察耶卽從釐正而該部爲無罪不能覺察耶獨坐于巡視而該部爲無相干涉之人如此則法紀蕩然貪廉竅情之風何所底止尚不謂之諉卸何也于秉忠柴價職心知其冒破以出有實收曾諭之曰待奏繳時再加定奪應與卽與應刪卽刪實未嘗扣也若牽至玉紹徵之身職不知所謂矣

錢糧既經職手者因正宗之言不得不一明之職
曷敢爲二臣解二臣若有染指亦非職所能解也
正宗之言曰近來紀綱廢弛帑藏空虛 國家可
憂可慮之事不止一端當事者猶務爲寬深不測
之量大家諉于積習所以每事隳于任德怯于任
怨可謂切中當時之弊矣旣自負以在山虎豹何
不取虞衡一司之事稍加整頓如在盛甲厥則預
造修造各有定額會有會無豈無憑準錢糧歲歲
關支盛甲年年不解硝黃 題辦逾額如何動稱
缺乏該庫領出至多如何輒云自備鉛子何人濫

加雜料有無冒破未完官工何止千百件未知扣
官米奚啻十萬金在寶源局則銅商領銀數十萬
拖欠已將四五年未完作何追比已完作何鈎繳
銅低錢惡豈容混攙帶鑄餘錢如何清除以銀準
銅以銅準錢是否頭頭不差鑄過若干解過若干
務要縷縷條析爐頭欠錢至數百萬頗屬玩法如
何不扣工食新議工料卽與現錢法至簡哉是法
可行永久鼓鑄得不償失將來可否議裁如此一
一綜核不拂人情不虧公帑于 國家必大有所
裨似非分外事也如諉曰不能則人方以責二臣

者還以責正宗又何詞乎士人有生平論人先大節二臣若果有玷官箴當堂堂正正數其立朝敗缺與衆棄之不宜托名職掌傳致深文詰屈旁谿快心掩擊蓋止知爲丁元薦續貂而不知其傷正大之體也止知爲王圖營窟而不知其蹈傾險之習也此其所排陷豈止二臣所申明果是職掌自正宗疏出舉朝誰不了了職有何隱語乃保舉以問職也今議論分曹朝端鼎沸職竊憂之何敢以左右足徇人機之一字職不忍聞亦惟正宗自道耳正宗疏職惟論其有關係者若穿窬詭人等

語不一而是以辱廷臣且以侵職職不脩與之辨
矣伏乞 勅下部院體勘正宗所畧鄭繼芳王紹
徽事蹟務要明辨虛實以定黜陟勿使蔓延波及
善類并申明巡視該部各有職掌勿容推諉庶正
人心修實政之一助也

辛亥九月十五日

一八〇

五九

原任禮部儀制清吏司添註員外郎今陞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慶遠府知府岳和聲爲聞言已合知休揣病不堪任職仰懇

聖恩准職致仕以全微節以蘇病骨事職由萬曆二十年進士起家知汝陽縣二十七年陞任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歷精膳儀制二司員外郎先後給假在籍六年有奇三十八年五月補任添註儀制司今年三月初二日六載京察竣事次日吏部一本推廣西慶遠府知府初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謹赴

闕謝

恩十七日領憑辭

朝正擬依限於十二月到任忽見邸報有南京貴州道御史張養正於北察

旨下之後一本爲世局愈變直陳喫緊六事其一爲吏部驗封司郎中沈孚先而發先引及職爲顧天峻姚文蔚之死友復謂以王紹徽劉國縉爲奧主以金明時爲先鋒百計剪除謀翻定局等語職讀之不勝驚嘆當職之推慶遠也職罪實不自知然銓臣必有以罪職者職心甚安之郡守親民之職況在邊徼更堪戮力倘能爲

陛下遐方赤子休養一二庶幾補報 國恩忠不擇

官又豈擇地未幾而刑部主事秦聚奎捨死報

國之疏上矣聚奎因兄釋憾之說有不平於處職者職固未識聚奎面也未幾而養正駁叅聚奎之疏上矣疏中所指蹊徑又與所聞銓臣所以罪職者較異夫顧天峻姚文蔚與職固同爲壬辰榜進士然文蔚之犯朝議也糾彈在三十三四年爲職本生父喪給假在籍時事天峻之犯朝議也糾彈在三十六七年爲職本生母喪給假在籍時事此時職筭筭在疚豈能分身而入長安死友一語不

必深辯獨所云線索籌畫借西北之人以行東南
之計如王紹徽劉國縉以及金明時剪除翻局通
同誤國等語乃養正所謂最喫緊處而以職之愚
茫乎不識所謂及至南北臺省諸臣後先發覆而
職始稍稍得其先察事而投杼職與後察事而下
石職之大都矣微臣不言諸臣已公言之職復何
言唯是半生砥礪反蒙磨磷之疑素篤緇衣竟來
按劍之報匪徒識闇兼坐學疎以二十年致身
清時未効涓滴之忠而品行未孚浮言猝至下歷朝
紳之滌洗上煩

聖明之燭照職罪不滋大乎有臣如此覩焉民社其
奚以勝況職入夏以來炎暑傷脾飲食頓減醫藥
罔効病體羸弱實難任職若不陳情乞休必致瘵
官速謗此又微臣骸骨之私所不敢不呼天
天而告也謹將原領文憑一道申繳到部伏懇

皇上察職進退之節誼難領收憐職性命之憂言匪
飾欺

勅下吏部准職致仕令得俯延喘息仰戴

高厚堯天舜日歌咏太平卽長爲農夫身有餘榮矣
職不勝戰栗隕越祈懇之至爲此具本謹遣義男

岳忠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具奏于二十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附催任慶遠府劄付

吏部爲聞言已合知休揣病不堪任職等事考功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部抄出新陞廣西等處
承宣布政司慶遠府知府岳和聲奏前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爲照本官中府矯起冰聽超驟入承祀大夫庸是

心膂出領二千石詎非股肱乎看翺翔怎負推轂
試移白門向魏闕纔能任鉅肩鴻如挽龍水濟汝
南正自駕輕就熟策勲有地酬峻可期況傾葵之
忱漸度採薪之憂頓釋星馳漢道霜凜周行除
原奏立案外爲此合劄本官遵照來文內事理前
去供職施行須至劄付者

辛亥九月二十日

附伍容菴彈園雜志

太宰生平所最憾者無如沈中丞而岳和聲則其友之弟也沈早先則其弟之子也北察既藉岳以爲媚竊之資南臺又藉沈以爲附炎之計總由太宰招之也向使太宰推轂中丞以明已無我之度以繼昔同升之風則此獻佞輩何緣紛紛而起哉

工部虞衡司鑿司主事沈正宗爲科臣查例失實
下語伏機臣按疏議析再祈

聖鑒事臣頃具奏以濫估修理明盜甲錢糧及爲奸
商居間領銀叅原任巡視廠庫御史鄭繼芳原任
戶科給事中王紹徽臣筮仕小臣耳而叅一道臣
一科臣臣知罪矣然臣佩服古人之言公家之利
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前二事臣實見實聞而不上
告君父下虧職掌是不忠也臣竊見邇來紀綱
廢弛帑藏空虚、國家可慮可憂之事不止一端
當事者猶務爲寬裕不測之量大家諉于積習所

以每事勇于任德怯于任怨甚至有把朝廷錢糧做自己人情者風聲習氣牢不可破倘臣子盡作處堂之燕雀則國家那有在山之虎豹臣感慨太息多所欲言茲特在工言工耳況此二事一叅一扣皆工科給事中馬從龍經手臣校爲證從龍所叅爲是則繼芳聽局匠虛估爲非從龍所扣爲是則紹徽爲妄父居間爲非天下無兩是之理孰有從龍應叅應扣而二臣復得無罪從龍崇以疏認復爲二臣解嘲護私情重而視國家事體輕也臣讀其疏皆非實語如云

祖制京管軍士原無明盔甲臣查會典凡

聖節正旦冬至三大朝會大祝誓戒冊封遣祭傳

制御殿侍衛俱用全直內神樞營明將軍五百

二員名又戎政事宜凡遇

聖駕詣郊幸山明甲選鋒千名幸學六百名則

向來但無五千七千之名耳今欲議裁七千之數

不明覈其濫而云

祖制原無何以服該管將領之心而杜其口乎如云

條例每年修理明盔甲係不等年例不壞卽止非

強之以每年必修臣查衛司不等年例中有一年

一次者有四年六年七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以至二十七年一次者所謂不等也其修理明盔甲則注定二十一年之後皆每年一次修理五百頂副者也惟年定數定做工料亦定營廠始不得以意增減出入不然果如不壞卽止之說則一年可以不壞卽一年可以多壞是正向者停閣數年另行補造之故智耳其端恐不可開也從龍又以繼芳濫估諉之局開舊數不知估冊則局官開報條例乃衙門成書今有二例一出于監局各役之手而費亦一出于衙門刑定之書而費有二

者宜何準焉繼芳不從儉而從奢何也倘曰不覩
條例巡視何事若謂有部臣在臣查陞任郎中陳
嗣元原寢閣不題署盜甲廠主事邵輔忠原批案
不行豈非謂與條例不合而直不敢矯其非歟從
龍謂臣前疏諉卸臣纔攝篆卽有稽遲不由于臣
將何所卸特緣各衙門催修明盜甲甚急臣督催
商匠不前始知繼芳五萬之估噴有煩言不得不
以實告耳至于秉忠領銀一節除司印緣由已經
署屯田司主事胡鶚揭明外查堂簿係臣堂上官
原任左侍郎今故王汝訓據司呈批案以上既經

查明准扣給蓋內有應扣者應給者不止此一項也倘秉忠之銀應給耶從龍何所見而扣應扣耶今日又何所見而發倘昔應扣于今應給則領銀無罪工科右給事中張鳳彩何以朴責書辦胡養蒙而臣堂上官侍郎劉元霖何以批責于秉忠陳揚各三十板枷號一個月示衆也臣謂今後錢糧宜應給便給應扣便扣皆立定案勿得兩可不然恐復蹈秉忠故轍從龍據法之扣適來紹徽徇私之請秉忠鵠蚌之持適資陳揚漁翁之利扣者反若待價而沽予者疑于投桃之報耳從龍疏末又

稱近日士風佻巧每每借事發端臣不知何指如指臣耶二事皆從龍發端而臣特竟其說從龍一職掌臣亦一職掌何獨臣便借事而從龍便不借事也今縱欲坐臣以佻巧借事臣必不能借無事以爲有事亦繼芳紹徽自有事且從龍又謂聲此擊彼夫聲者聲其罪也疑指繼芳紹徽擊者非擊之使退也臣不識從龍所指彼者何也今既預爲埋復後必相爲照應今尚含糊不明後便支吾轉換聚訟之端正恐自斯言始臣愚懇迂直論二臣之事則直指二臣之名不效向來諸臣有等露尾

藏頭暗吐明吞有所言以機鋒作殼有所不言以
穿箭餽人也記曰君前臣後所以違君也近日章
奏穢溷捏造于禮不敬于情無實不謂從龍老臣
亦伏蹈此伏乞

天語命從龍實說出何人併

勅大小臣工以後章疏遵

旨稱名母得仍前稱地稱官併稱暗語暗號如係稱
述人言卽于疏中點明庶幾朝廷體尊臣子禮
肅且不立疑案自無蔓扯斯又省議論釋猜忌之
一大端也臣不揣冒昧再瀆

宸嚴所事職掌所據典例所關情實此外毫無漫及
惟

聖明垂察焉臣不勝戰慄候 命之至

辛亥九月初十日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揭爲科臣借事聚訟自
疏自供事職前以濫估居間疏論鄭御史王給諫
內稱引工科馬見素減扣之是以證鄭王之非未
嘗一語侵給諫也忽覩給諫疏辦力爲鄭王護短
且善創私說變亂典例疏未有突捏借事等語加
駁職始摘其謬處駁正併詰聲此擊彼果指何人
君前臣名從實說出毋得說謊支吾明有

君也明有禮也給諫倘自謂有其人耶宜直指其人
以實之無其人耶宜直應曰無此告

君之體勿欺之忱也諫官不應如是耶不謂疏中旣

不說出復多轉換明知難諱強欲飾非從來估計
巡視爲政奈何以鄭御史濫估議之監督造冊司
官移會不知司官有據冊移會之例否監督果造
冊之官否查該廠會估司官不與直待巡視估定
該廠呈堂批司司爲覆實案呈具 題否乃移會
再估今司官以監督造冊移會巡視何其刺
謬之甚乎稱在事日久尚未悉此例耶所
云估冊亦不過該局官匠一樣造二冊一投巡視
一投監督錢糧多寡皆憑巡視批定給諫所謂上
下其值科道予之是也尚可爲鄭御史諉卸乎鄭

御史判冊親筆見在王給諫妾父通國天知馬給
諫倘能盡銷公案預匿原犯陰圖滅口始可爲鄭
王脫罪計若今日祇因不肯任受鄭王之怨左右
言他多方自亂理已屈辭已遁矣尚反謂職諉卸
耶夫職之摘發奸弊也正其不爲諉卸者也此最
易明也已無所申說則又旁舉職掌難職給諫原
知職司有職掌矣應整頓矣則今摘發鄭御史等
奸弊非職掌耶非整頓一務耶給諫何又不許職
盡職纔一啓齒便張臺省之威力以壓職正恐職
卽欲整頓無由耳微獨職也將後來司官以職爲

戒見有如鄭御史等徇私壞法者盡滅口結舌膠
牖欺蔽是臣子之利而

君父之憂也職念人臣受職任事自是本等豈以無
人言輒有人言作諛言加功毀言加沮職自服官
之日已誓致身于

君去年督工卽以各司舊案無憑條陳清查交代繕
司首格不行頃攝篆又少會庫物料不應一槩召
買宜覈入爲出照例支銷軍器硝磺不應動稱匱
乏宜邇往笑來酌議題 請久已說堂見責書役
按年清數業有頭緒只待職巡查五城侵占溝渠

稍隙對確報堂次第舉行給諫未之聞耶若賢源局銅低錢惡餘錢滋弊則職已有禁私錢嚴官鑄入議一疏幾萬餘言候

旨兩旬矣給諫尚未覩耶今春給諫議減火藥及營軍要挾不能措一語仍許濫發至今資爲笑柄此正給諫事乃問職耶職服官二年九箇月零署司事纔兩月餘以前事職不與聞倘自職經三果有怠棄不修通同分賄如鄭王所爲給諫爲耳目之官耳而目職久矣何不明目張膽論職而東牽西扯籍職耶王侍郎丁儀部工部錢糧有何關涉與

今日明盜甲于秉忠事體有何干連乃以絕不相蒙之事應絕不相對之語有根有據之罪案將盡塗抹無風無浪之波濤交欲鼎沸此等機括倘出自鄭王之口尚謂遮辨常套無足深怪不虞自馬給諫啓之給諫既曰就事論事却乃漫及至此然則所謂借事者非給諫耶聚訟者非給諫耶此正伏機在前疏發機在令疏給諫已一一吐露情實職言如券如是而尚不謂用機耶給諫試清夜自思所續果何人老尾所營果何人之窟寧俟職言耶職故曰科臣自疏自供也至于盜甲錢糧職不

敢謂無關大體

祖宗制度可擅抹乎題 准事例可擅改乎

祖制原有今何變爲

祖制原無卽兵杖局與盜甲廠不同其有明盜甲同
也可不謂失實乎一年一次今何變爲不壞卽止
條例每年字樣明白易曉酌量緩急乃指別項非
指明盜甲也二十一年以前中歇不修者以其係
萬曆九年重造十數年內應不卽壞自二十一年
起已題歲修五百副之例今反導之中歇令該營
將藉口全壞營謀補造省少費多可不謂失實乎

假如給諫中歇數年不壞卽已之說則自三十一年以後五年不修正當盡作不壞筭除正是三十六年回厥爲應修年分照例修理一次工料只得二千二百七十兩零鄭御史突而冒破 朝廷五萬金是侵欺二十倍而餘也御史罪更甚今應作何處分乎乃若鄭御史與王給諫自營私橐不惜公帑尚云無玷官箴染指附耳說合過付猶稱無關大節不識士人立 朝何者是節臣子服官何語作箴而 國家考成黜陟又將何準也毀綱滅紀傷風敗俗斯言爲甚詎可訓也給諫又謂職論

近日章奏之非爲辱廷臣且侵給諫何其自視儼
于

君也拜下爲禮拜上爲泰平交不受爾汝

天威咫尺呼彼呼此職謂是非人臣禮戒之稱名今
以指爲辱爲侵然則臣不可辱寧辱

君耶臣不可侵寧侵

君耶今給諫所稱彼者已不指實登 對復虛懸其

詞曰不止二臣莫挑同事呼朋引類與職爲難不
知職所持者職掌耳典例耳情實耳始終不出此
三言給諫卽懸河爲辨排山爲摧誓不爲奪職與

給諫疏既達

御前無逃

聖鑒難掩真情職止願如給諫請

初下部院體勘明剖虛實公定黜陟勿使蔓延則職
愚幸甚須至揭帖者

辛亥九月廿三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朱一桂爲司臣傾險異常猖狂無忌乞

賜罷斥以正紀綱以維世道事先是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有敬循職掌發明修理盔甲稽遲緣由一疏職初得報頭見下註叅御史鄭繼芳給事中王紹徽職雖未覩全抄已心知其代人搏噬甘爲鷹犬真小人陰險之行也次日疏傳長安兵安之人無不姍笑之唾罵之則豈非人心公惡之同然歟正宗之疏欲援馬從龍爲證以節省之名諛從龍而從龍不受也第以一疏規正之其言盔甲錢

糧始末井井有條一見瞭然不似正宗之煩襍可厭也疏後借事發端聲此擊彼二語微言點撥人猶惜其于正宗陰險尚欠發揮不知從龍用意忠厚耻于盡人之情正欲正宗之自悟而自愧也柰何反佯爲不知破碎文義敲推字句反以詰從龍乎其以盜甲一節與從龍反覆辯論職不知從龍之說是乎正宗之說是乎總是盜甲細事何關大政卽微有差誤豈謂從龍之悞執此遂可以暴其短而正宗之是卽此遂可以表其長乎蓋托名盜甲而意不在于盜甲也及從龍詰其職掌而職掌

之挂漏者尚多詰其奸弊而奸弊之隱匿者尚多
則何以不知置對乎借事發端一語真中其隱情
而聲此擊彼大意已窮其伎倆矣爲丁元薦續貂
爲王園營窟從龍再一盤托出是喫緊誅心之論
分明聲罪之計尚猶嗷嗷不休何哉職請補從龍
之所未悉夫察典之所以滋紛者非以假書爲祟
乎假書之所欲陰中者非以繼芳爲首乎密網一
收一時錚錚之士誰能以疎自脫豈難一繼芳哉
特以爲王紹徽等旣去鄭繼芳猶發蒙振落耳彼
將有待也及衆論騰沸公道昭彰太宰偶緣偏聽

生誤未必終持成心王圖因見機事害成豈敢更爲已甚鄭繼芳正在欲處不處之間爲假書畫策者與繼芳不兩立繼芳若在憂未歇也于是日夜思所以媒孽之乘八月年例百計慙慙部推不得得此一綻如獲拱璧以爲是足以處繼芳矣至如王紹徽矚然不滓不但同官知之其同鄉御史張惟任亦有代辯之揭矣卽其仇敵史記事之疏亦曰紹徽做官本清矣紹徽無可處處紹徽者寧辭反坐故不點染紹徽不已也此等肺腸誰不識之今其說曰爲玷官箴爲闕大節豈不凜凜有詞矣

然不樂人之生平何如而第以一事之誤索瘵求
疵臣竊謂盡長安之中大者可誅小者可論也何
必繼芳與紹徽且繼芳估價稍溢未經發銀何憑
營索紹徽雖代親關說亦只情牽何嘗染指必以
此繼爲罪案充類之盡凡工部之修理其濫估寧
獨一繼芳平凡商賈之給發其居間寧獨一紹徽
乎何正宗于他一無所問也職不以正宗之覺發
濫估與居間謂其立名非而以正宗之搜尋繼芳
與紹徽惡其立心險耳然正宗之爲鷹犬非自今
日之叅繼芳紹徽始也秦聚奎拾死報 國之疏

秦人惡奎爲戎首凡可構害不遺餘力乃第曰沈
主事之書可證而已正宗爲孝廉時以囑托不遂
謫書謗聚奎今正宗不自言誰其知者此其當先
迎吠者一徐兆魁借事發端之疏叅丁元薦而及
東林大指亦爲破秦黨耳正宗借道學爲題以駁
兆魁名爲護東林實則附王圖也此其從中嗾齧
者二今借盜甲以傾繼芳而挺然與從龍爲難從
龍非曾疏侵王圖者乎此則韓盧之騰山而三矣
猶且誑口謂王侍郎丁儀部爲絕不相蒙之事試
以質之通 國之論蒙乎不蒙乎正宗縱然喪心

尚亦有耳人言嘖嘖胡獨不聞焉職歷覩正宗之
孟浪蓋又有可言者吳仕仁以人奴濫冒錦衣闥
蘇郡之公舉已經題究正宗又書刻遍投至膳
揭侵及同年主事閔宗德可不謂輕挑乎管街道
清理溝渠一書辦之抗拒何難法繩乃不平于一
銅臭之子揭詞滿楮駭人聽聞可不謂張皇乎一
盜甲之事動煩三四疏纏纏萬言東牽西扯近復
云條陳清查交代繕司首格不行又似有指蓋亦
人井下石意也可不爲葛藤乎職竊比正宗真如
國狗之瘼無不噬也陰險賊伎不獨蝥及朝紳

放恣聒囂抑且蔑視

君上矣清平之世可容此猖狂之輩廁于仕列否伏
乞

皇上勅下廷臣詳議除王圖之黨若有一人焉直正
宗職請服妄言之罪正宗謂從龍挑激同事呼朋
引類何物魍魎目中敢輕臺省無人乎職非不知
正宗撒潑不應與較但欲效孫叔敖斬蛇之意勿
使遺害後人故不避狂悖特爲糾叅如此

皇上請聽臣言

斷賜罷斥紀綱幸甚世道幸甚 辛亥九月廿五日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爲貪險科臣庇罪欺

君作威護黨懇祈

聖斷抉壅蔽以重言路事臣聞 國家之設言官使
之發奸摘弊非使之身爲奸弊又護持私黨之奸
弊已不摘發且禁他人之摘發也臣頃疏叅臺臣
鄧繼芳與科臣王紹徽也一以冒估錢糧五萬一
以妾父居間過付如二事虛耶罪在臣否則二臣
無所逃罪罪臣與罪二臣皆應靜聽

皇上處分以人臣無私交亦無敢作威耳不謂臣疏
甫上正在候

旨間二臣未及辯有爲二臣代辯者有見代辯不勝
因代代辯者而前後轉辯之人又卽爲繼芳認濫
估爲紹徽認居間之人也臣聞邸報復見兵科給
事中朱一桂疏若謂錢糧應得濫估卽繼芳亦不
妨濫估五萬者妾父至親滿朝臣子皆不妨代親
關說者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一桂斯言四維喪盡
矣古人謂 國家財用毫釐以上皆當節省今估
濫濫至五萬金而不必問 國計歲入止有數百
萬假令每件必冒濫十數倍而後足今歲入能頓
增數千萬錢糧否借日未經發銀無憑營案臣正

恨其銀未領而賄已入 國家片甲未修繼芳重
素已滿空虛之禍 國受之緩急無備 國受之
繼芳不過多得錢耳

大明律賊私滿貫卽當重處巡視何官身先犯法卽
祖宗設立巡視廠庫徒令如繼芳猫鼠同眠脂膏自
潤反重累商匠至今猶紛紛說冤苦督促不前此
何等事而云一事之說無妨耶

大明律凡自己囑托公事爲親屬囑托及監臨勢要
爲人囑托受贓俱有罪例一桂不讀律耶 朝廷
錢糧論法不論情一桂乃謂爲親情牽應得囑托

然則對手賊私應得過付耶紹徽爲陳揚關說給發錢糧無數豈皆無賊自說耶近者陳揚告訐非爲欲賴其說事之賤賄耶妾父情重則帑藏金輕併賊私律亦輕而謂臣索瘵求疵歟一桂明知二臣毀節玷箴明知臣疏辭嚴義正又動輒以假書籍臣凡論事一事自爲一事凡論人一人自爲一人耳今事事假書人人假書然則假書乃繼芳等護身符耶由今想之爲此書者母乃繼芳私人以苦肉之計行要挾之謀私黨自爲發覺今當事避嫌掣肘耶往事已矣今猶藉爲口實倘繼芳等以

後作奸作慝罪不止此人亦盡將畏假書懸坐噤
不出聲耶一桂借王圖爲陷阱傾害正人君子無
足怪也至以王圖名目爲小人藏身避罪之地可
怪也 國家弊孔畏禍者不敢言無黨者不肯言
兩衙門職掌幾爲向來鷹犬輩壞盡故言路日輕
今日之發覺正所以重言路而背公植黨之徒相
結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纔一摘發而
羣黨蔽護不遺餘力然則他官私弊科道叅論科
道私弊竟無人得叅論者耶一桂防口杜舌欲何
爲耶一桂疏云長安中大者可誅臣觀一桂所爲

正在可誅之列矣年來一桂私黨併力合謀搜尋
臣短已非一日臣有何私弊耶如第以吳仕仁清
理溝渠等語爲臣罪案臣願受之至于昔年所上
秦聚奎書臣豈預知有今日耶居鄉清正臣硜硜
所弗爲豈亦如一桂一身千瘡百孔更僕難數耶
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況

君父之前辯論有體一桂恣睢暴戾理不勝而盛氣
辭不勝而惡言其加臣語皆妬婦反唇所不道訟
師喋口所不談噴血唾穢張牙使勢肆侮

殿陛之下冀以辱臣不知無其實者人與之名不受

具是乎桂不知怨火有一夫威自蹈無君也律耳
所稱國狗瘞噬韓盧騰山想從來小人不如一桂
慣噬慣騰天下惟身存之者乃能描寫本相逼與
一桂之謂也一桂又指爲朝廷論火者爲噬人
然則白簡從事皆噬人乎令一桂對替人迎吠噬
臣矣記曰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孟子曰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臣不效一桂如兒女子
爭論口舌只以居官大誼往聖格言責之如此伏
乞

陛下命先卿速勘繼芳二臣罪狀虛實併

勅下桂稍以禮義廉耻自反母以族福害怒自恣庶
幾豺狼喙息卽風霜氣肅言路從此重名節從此
敦且令黨奸飾非之徒有所警惕異日再有欺弊
不敢倚勢朋比妄意蒙蔽

聖聽矣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朱一桂爲司臣計專穢潑辭
愈支離仰祈

聖斷以別是非事職昨疏叅工部主事沈正宗傾險
猖狂非不知正宗撒潑必然信口反噬然而不避
者採通 國之公論摠人心之公憤言言中其情
實毫無粧點乃正宗不捫心自愧而噬職者果至
矣正宗之加職者不足爲職辱捏職者不足爲職
汚貪險二字職不屑與辯職始終但以代人搏噬
之一語爲正宗詰焉夫使正宗所叅者而非鄭繼
芳與王紹徽其言實耶職且多其覺發之功其言

虛耶職亦付之應辯之人而誰其喜爲喋喋者惟
正宗輩設謀合筭旣快心王紹徽之去復側目鄭
繼芳之留陰擠陽擊齟齬不休職故誅心而與衆
共證之職誅心之論旣明則正宗假公之說自破
矣正宗謂職等爲鄭繼芳認濫估爲王紹徽認居
間不知一則未發之銀一則應給之價其事可暴
其心可剖職卽爲二臣直認可必其無營業染指
之事正宗必欲加以莫須坐以竊鈇此如訟師添
捏筭構之詞險孰甚焉正宗之爲此也自以洩憤
且不可矧爲他人報仇乎正宗惟盡製四維故至

此正宗而亦知以四維責人也請自良心一點勿欺始正宗又謂職以假書籍彼不知先日之爲假書造根者誰乎今日之爲假書結局者誰乎謂往事已矣今尚藉爲口實不知挑假書之釁者又誰乎正宗先諱假書爲私已經繼芳點破今又變爲繼芳私人苦肉之計何其亟亟爲假書卸罪也桃李之護藤蘿之倚此其真情已自畢露不待職言闡發矣又謂倘繼芳以後作奸犯惡罪不止此人亦盡畏假書懸坐噤不發聲夫使繼芳果犯奸惡豈不當論論之者必非假書個中之人而後可正

宗首證秦聚奎人已知其自驚于秦久矣今日明
明代人出力可謂非假書之原謀乎正宗謂職借
王圖爲陷窳傾害正人君子職不知王圖爲正人
君子乎擁戴王圖者爲正人君子乎或此外別有
正人君子職何曾以一言傾之且凡傾害正人者
或逢迎當路或依傍權門或奔趨捷徑皆冀所憑
藉爲盤據之地故先代爲掃除職不逢當路之旨
不依權門之媚不趨捷徑之途直言招尤旣已一
官之不惜又爲誰而傾誰借誰而窳誰耶若乃爲
王圖羽翼借窳正人者實自有人托王圖門戶蔽

身避罪者實自有人正宗或爲若輩自道耳正宗
謂衙門職掌幾爲向來鷹犬輩壞盡此不知所指
爲誰若職衙門別無職掌以議論爲職掌有秉公
持正主盟國是者職等同聲和之不嫌爲朋比
有黨邪醜正樹幟私門者職等合詞攻之不名爲
排捏豈可謂常山之蛇擊首應尾如此正宗舍職
掌而別工窺矚又假職掌而橫肆搏噬真乃托城
之狐濡首而不顧其尾者矣正宗謂職私黨併力
合謀搜尋其短職獨行涼躡誰與爲黨臣何仇正
宗有意搜尋彼趙炎逐趙自見其短耳謂以吳仕

仁清溝渠等語爲彼罪案彼任受之夫吳仕仁非不當攻但不應侵及閔宗德耳此猶其小者也溝渠一事正宗將欲以此炫風力乎夫行法自有次第去害須推什百假如告令一頒以一月再月爲期令民得自爲計而後懲其不遵者夫誰抗之職見其自率狡役數十人升人之屋飄磚擲瓦勢如抄扎一何蜂悍之甚也又如蓬舍之浮單者拆之溝瀆之見塞者通之可矣其他久遠滄海且變爲桑田何論水溝水溝非天造非地設當時亦或乘其空處順流而導遂成坑坎今擲比之居半係父

祖所傳或一屋而連簷三四重從中挖斷一處而
比隣數十家槩行拆毀此覆巢破卵之慘不有人
禍卽有天刑矣臣聞都民之謠曰水災猶可乍溢
仍乍消此番一動伐屋破垣何止千萬家其害乃
甚于洪水矣夫被災之後百姓方以大賚之郵望
皇上而正宗反以殘害民居

萬壽之辰職等方聚百姓之歡心以祝

皇上而正宗反以歛民怨夫至盜

皇上之法結居民之怨遺百姓之殃標自己之名有
人心者豈忍爲此以此炫風力柰何不爲殺人類

人之事正宗謂職千瘡百孔更僕難數職居鄉有鄉評居官有官守具有公論不似正宗輩蒙穢滋垢之身反向人揚清激白正宗之爲此言職知又必有嗾之者請卽誦言于朝而職一一質對焉正宗恨職惡言相加正宗亦自反平韓盧之遇嗾呼呼而走不顧險阻惟嗾者之從正宗今日酷似之誠惡其名盍若亟圖反正不若其實之爲愈也

望

皇上勅職以禮義廉耻自反職傾險不似正宗猖狂不似正宗反躬決然無疚謂職以威福喜怒自恣

此則惟辟之柄詎可容易加人正宗言之不道如此比于責人以

君前臣名之義何如職前疏已盡今不復爲杜撰姑順其語次一一剖析之職亦望正宗試觀從前覆轍不論善搏善噬一濡足權門便終身不齒所關大節比於濫估居間者相去何如可自忘其穢而但以穢口噴人哉正宗亡賴職卽責以大義惕以公論亦恬不知省惟

皇上一賜斧斷斥其狂妄則奸黨自息而頌言可杜矣職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工部虞衡司署街道廳事主事沈正宗揭八月十八日拆長安街上科道住房侵占牆屋職書

聖旨牌一道萬曆三十六年工部右侍郎劉 具題

奉

聖旨是都城街道溝渠墊塞已極亟宜修理民居占壓水溝更屬違法你部便查出盡行拆毀有執豪阻撓的都叅來重治仍禁皇城都城下窰三有故犯者卽行拿究街道官也着躬親巡行時常查理不許怠玩餘依擬行欽此欽遵在卷今番水災皆緣侵占未清蒙堂諭遵

旨行拆已經出示另行 題知所有原奉

欽依謹錄于前躬載以往職不敢怠

工部虞衡司署街道廳事主事沈正宗薰沐叩首
謹書奉行職之奉

聖旨牌以行也何故先是八月初九日職出示長安
街緝紳住房侵占者限房主于十日內自拆惟過
十日不拆職乃躬身巡拆是時尚未具 題未奉

新旨故祗奉三十六年

聖旨以往也本日拆至一掌科住房外墻正灰塵敕
目朱掌科從中出見職奉

聖旨牌在馬上不敢仰視亦不敢徑登輿從職馬足
邊逸巡怒目而去此掌科所以恨職不知職豈有
意辱掌科掌科自迴避

聖旨耳今掌科謂職率役升屋勢如抄扎正爲此處
夫

聖旨有勢豪阻撓的都叅來重治今示而不拆將聽
之乎職奉

旨巡拆何謂抄扎蜂悍亂擲磚瓦公道世間惟磚瓦
貴人頭上不會饒緣何朱掌科出來得保無恙乎

且

聖旨云民居占壓水溝更屬違法你部便查出盡行拆毀今乃云滄海且變爲桑田何論水溝朱掌科自恃掌科之勢便敢非毀

聖旨乎况彼忝離之周室所以顛覆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十月之詩所以刺幽王也滄海桑田古今感慨廢興無定之說今 國家建都北平

成祖皇帝創業垂統爲聖子神孫億萬年不拔之基今掌科欲京師一旦至此意欲何爲揆莽之流未聞對 君有是語從朱掌科始故表而出之須至揭者

辛亥十月初七日

工部虞衡司署街道廳事主事沈正宗十月初五日
告示叅處阻撓事照得本廳奉

旨拆毀侵占以拯水患且又許自拆免罪又許不填
溝不壓溝不騎溝者免拆本廳處此可謂至寬見
今各處拆毀房屋俱握出舊砌官溝可驗卹有一
處係不應拆而拆者乎緣何爾云阻撓未拆勢豪
陰附權要衙門朋比要挾抗拒

明旨捱延煽惑甚至有已拆之處重複搭蓋者是何
道理彼權要衙門但知有自己威勢不知有

聖旨本廳做朝廷官但知有

聖旨不知有權要衙門若本廳果是怕權要欺君賣法之人則八月中行法之始决不先從長安街上科道侵占住房拆起矣本廳前示已悉所謂官可不做而

明旨必不可不遵者是也本廳雖是署印然一日未經交代一日欽奉盡力清查之

旨在身何敢毫有怠縱除本廳于本月初二日業已奏明仍照舊督率兵馬早晚踏勘應拆毀者拆毀應參處者參處外仍恐爾等愚民不知

君臣道理爲依靠權要便可把 朝廷明旨不理因

而嘗試 國法自罹三災則自今以後審處罪犯
必比前更多豈不權要衙門誤爾等而爾等自誤
乎本廳今日不言臨期執法不赦是罔民也本廳
又弗忍爲此特示一應侵占溝渠阻撓未拆戶人
知悉示後本廳踏勘查有不拆者照前行事比前
多加號一箇月决不輕縱須至告示者

辛亥十月初七日

浙江巡按鄭繼芳部臣搜及舊差估計既闕錢糧
不得不據疏辨明以求虛實事臣自因病乞休杜
門醫藥無效時且抱性命之憂矣偶于九月十一
日閤即報見工部主事沈正宗一疏敬循職掌發
明修理明盛甲稽遲緣由以祈

聖鑒事中間謂三十五六等年在修理明盛甲四十
頂副至今稽遲者坐臣以當日估計之多所致夫
臣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始蒙都察院劄委
臣以巡視廠庫之役此時尚有科臣何士晉同差
不意以年終奏繳辭差竟堅意不出于臣一切只

得竭蹶從事雖其間極力條陳釐剔皆臣職分宜然何敢言勞然亦每慮及估計一節大約躊躇又以為此皆部臣經手事也原係會同估計而非創為重輕其專責原在部臣開載歷年多寡并加應減與巡視之臣再三酌而定之故臣前疏曾曰部臣曰增臣亦曰增部臣曰減臣亦曰減業已慮其終而謹其始矣至于三十七年正月望後始因盛甲廠收軍器并有所謂明盛甲之估計當日有部臣所開修造緣由亦與之再三酌議而定之者其總計臣數臣今能一一識記為其原冊在本衙門

收貯勢不能一時稽查也今止據正宗之疏曰應
修理之明盛甲四千頂副工價錢糧始估計五萬
兩總題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 題後又減至
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零最後又除補造除匠
工實價物料四千二百二十五兩夫多寡識記相
懸矣然未經 題則不謂估定之價可也後科臣
既以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 題遞減者其遞
減必有所據見卽非漫然曰除補造除匠工已也
總之應估則酌而估之應題則酌而 題之應減
則酌而減之巡視無常期一季一換前後皆以事

推誰操成心且今據正宗罪該營之手總混開者
不曰一年而曰數年不曰量修拆修而又創爲全
壞補造之說亦卽是當日混開以欺蔽臣者又况
逐項細開明盈四千頂明甲四千副臂手皮套各
若干則皆當日覬覦之弊竇臣猶記在庫時叅奸
商陳賢之盜鉛內偶及部臣楊楷次自查的不難
一疏爲楷照白其原疏曰臣前疏指其不卽收亦
又卽發覺者誤以指爲應收之官也幾乎誣矣臣
不忍也罪當在臣夫臣監察乎人也以三月更替
之巡視而欲以會同部臣所未題之估價爲臣

之罪案即使臣當日有受欺處如部臣所疏該營
之朦朧詐冒臣亦不難任過果此五萬之價估而
卽題之而卽給則其間罪誠有不可解者又使
後之具題者竟如臣之所估而錢糧陸續領出
則按法亦止追原犯罪部臣而臣不過失乎覺察
已耳令其遞減者至今尚未給發則修理之遲悞
在後未受事之諸臣于臣何與而顧強借而坐之
是今日之查叅在正宗可已乎不可已乎其錢糧
冒濫之數果實乎不實乎夫職掌其亦未深講矣
科道而曰巡視不過監視其受事者耳卽如按臣

巡歷一方其各地方畢竟在守土之官若一經批
允或批駁將遂終無乎反與歸乎無是理也故監
視厰庫一年凡四更替而出入多寡修理遲速總
屬部臣之事今既欲委過于巡視之科道而又欲
請

天語叮嚀查檢見在之科道則倒置矣至以三年後
之部臣而且查叅三年以前之道臣則搜括矣亂
法壞紀莫此爲甚而反謂臣爲幾

祖制將誰欺乎即使錢糧互相覺察亦必已然之弊
夫非未定之設也况三十六年修理而臣之會佑

至于三十七年正月則前此後此者又誰稽遲耶
噫亦大傷于所恃矣臣止就事論事其虛實不待
深辨而自辨至于期謀構難疏見在

御前而彼之座主門生從來夤緣相成同惡相濟負
嶠而思顧異已久爲一網之計卽今金詔及舊科
臣王紹徽而本謀畢露矣公論在天下臣亦付之
天下而已獨慨年來黨與成于下人之抱公忿而
不敢深言臣念屈軼原以指佞豈其竟同于僂柔
豸繡本爲觸邪最耻爲人之鷹犬臣今亦屢犯其
鋒矣自分不免于毒螫然而臣之職也奉職遺說

有何恨焉仰惟

聖明垂鑒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辛亥十月十二日

戶科給事中徐紹吉爲時事叢脞多端用舍關係最急懇乞

聖明速賜 允斷以圖治安事臣觀當今 國家之大勢壅蔽已成空虛已極法紀日就陵夷人心日趨技武內盡外釁醞釀不勝縷指矣迺時政之最急者無如用舍兩端夫兩端者一謂考選候

肯之臺省一謂被論未去之諸臣也當用不用則仁賢攸伏無以開衆正之途當舍不舍則讒佞成風無以杜羣枉之竇以匪直關于人才之通塞實朝廷治亂之大機也職敢避煩聒不爲

皇上一申懇乎考選擬授科道八十餘員有先咨而後選者有改授而續取者通計爲七年未結之局矣當其徵召被遴簡豈不稱藹藹吉士振鷺充庭胡使其困抑京邸漫無事事行取速下之初念不幾背與今六科侍從僅十餘員五科之印旣扃兵科之門且閉無論封駁糾彈直廬巡視已不自給卽導駕常儀必借人以充數大廷廣衆之士其何以觀也各省按差一年一代

祖宗之法長有深意今報滿多逾三年內者無出外者不入故循考課苦薦剋也以後時貪暴橫行宰

露章之尚早察吏安民法且委頓而封場勘功窟
興拔士種種窳情均切政體可令虛而無人乎有
官而自扼其用有士而自任其聽百弊繁滋四聰
塗塞耳目風紀之地豈宜屑越乃爾耶職所謂當
用不用蓋莫急于此也被論大臣自李廷機而後
幾若而人矣或棲遲于古廟或翹跂于國門有
本意求去而必希綸綍以爲名有肅心轉劇而
且持鵠蚌以觀變第公論弗與物望已輕覲顏復
出柰何展厝就如蚤賜之珙猶能存難進易退
之義而保全晚節于萬一乎卽以趙世卿之不去

人誰不唾其頑鈍及其晉滯郊垆狼狽就道又似
謂

皇上衰薄于恩禮矣夫君臣之間相視邈然誠爲兩
傷倘其先得

肯而去何至事後之人遂借爲口實以淆亂國是
也至若軍政拾遺之復疏該部屢推久未奉

旨人皆知爲王之楨交結近侍盤據爲奸益拾遺大
僚一槩寢閣彼其極惡窮兇不過少緩顯戮乃聞
縉紳中或亦有由此行徑者墜蔽之害果至于此
將來成何世界耶職所謂當舍不舍又莫急于此

也且夫需者事之賊也遲者疑之因也人情非厄
塞之久則其揣摩必不深世道非偏陂之極則其
衡決必不大自用舍不斷長安擬議亦嘖嘖矣有
云年來言路紛紛人心疑忌必救卜先定而後考
選可冀下者有云自京察後時局已破人方驅除
一時持論之士以懸徒木之信而寒忠讜之心又
誰樂于臺省之速下者總是

聖意淵微未易窺測然衆實有口焉能防之則遲疑
而揣摩之說也臣竊以爲枚卜考選何須犄角用
人納言本自相成使必調停在此推折在此積威

虐之漸而工一網之謀斯策之最下者况汪汪

聖度亦豈真有厭薄言官之心而因致人有不可解之惑哉乃臣更有慨于此中者往昔大臣被論愛惜名節之意多故一疏再疏得

旨而去其予奪咸歸于

聖心近時大臣被論彌縫報復之念重故深根固蒂不勝不休其掩速似裁于自己萬曆初年侃侃多敢諫之臣雖常立斥于仗馬而隨蒙

賜珖之召乙未以後錚錚如晨星之路却又陰銷于蠶食而益阻其向用之門嗟嗟大臣而志在報復

也言路而望見消磨也與譏諂面諛之人居國欲
治可得乎臣所謂治亂之大機以此伏望

皇上卽下考選之命以廣忠益卽放被論之臣以遇
厲階將見用舍肅清百僚師濟廢墜悉振繫薛潛
消久安長治之慶端在此一舉矣臣愚款款誠不
識忌諱倘蒙

聖明採納臣愚幸甚世道幸甚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十一月十七日

江西道監察御史吉人爲大奸次第拔去遺奸觀
聖未行狂噬矯辯大千臣紀懇乞

聖明亟斥以杜亂本事臣聞自古帝王莫不以去奸
邪爲急務良以羣奸互比則國亂卽一奸尚存
則養亂故聖主必不愜雷霆之威致以餘孽遺隱
憂誠慮之也邇來元惡大憝爲朝政巨蠹者無

如李廷機之剛頑王之禎之跋扈及太僕寺少卿
徐兆魁之邪佞兆魁無李廷機之位無王之禎之
權其機械誦詐毒害正類實駕出二人之上又巧
結二人之間故識者之憂兆魁不減于憂李廷機

王之頑也幸

社稷有福天啓

聖聰于李廷機聽其去矣于王之頑允其去矣一時人心暢快以爲世道之重朗而

皇路之漸清獨徐兆魁屢經彈射沾戀不退反噬言官轉行恣肆將來亂萌未已臣又安得視其狂逞混淆而不爲請劍于

陛下之前哉蓋兆魁生平行徑穢惡多端被臺臣劾春王時熙省臣李成名等描寫逼真至讒邪二字尤酷肖其本像乃兆魁陰屈服而陽轉辯居其實

尤欲諱其名獨不思自相臣王錫爵沈一貫而下孰非兆魁所黨附至受奸相之意旨假條陳以害督餉的是實事此其歷走權門甘放鷹犬可不謂讒邪乎如沈一貫李廷機之奸輩忠臣義士所拊心疾首而排擊者也兆魁先年疏內且力爲二人出脫沈一貫李廷機爲奸邪否乎代爲出脫者是奸邪之黨否乎兆魁動以攻淮撫一事爲施施誠想兆魁果首發難乎果獨力乎果無所揣摩無所幫靠而公發憤乎清夜思之良心難泯宜媿汗浹背矣且論人之與律已原不相蒙攻邪之與爲邪

豈容相掩當操牘執簡之會彼有大貪大奸我固
不得而恕及虧名喪節之日自爲大貪大奸人亦
安得而恕故兆魁之糾李三才惟三才之當日其
他不論也今日之糾兆魁亦惟兆魁之今日其他
不論也若謂今日之糾兆魁者爲三才也則兆魁
之糾三才者又爲誰也三才無可出之理兆魁知
之人人皆知之兆魁無可留之理人人知之兆魁
獨不知之豈其因奸生暗因戀成迷若此哉至其
辯李邦華一揭東挑西激輒招號以求援左支右
吾悉據攔而曲蒼素所攻擊不遺餘力者且曰亟

望其出豈昔爲妬才今爲憐才歟素所抵拒不稍
寬假者且曰倘可相容豈昔爲褊衷今爲和衷歟
不過停奮臂之鬪姑爲搖尾之伶假俛首之詞聊
作藏身之計惡獸之欲攫潛其形梟鳥之將鳴歛
其喙兆魁之不可測類如此也中間最狂肆者公
然以正人自寓以禍國推人不知正人者知義命
而安焉如兆魁自供爲戀位豈一辭勇退之操可
稱正入乎否禍國者舉善類而空之如王吉預洩
其排賢實一網打盡之舉所云福國者誰乃求救
于江右之同年設使鄒瀘水等在事必將唾其面

而不收又竄入于關中之黨與明見王紹徽在朝爲同其惡以相濟總之兆魁趨附多年雖彌縫而愈露瘡痍徧體縱洗盡以難完空舌掉而如簧豈能轉邪而作正卽足多而累百豈能扶去而成留增辨一番徒招指佞之莖遲去一日祇叢射隼之弧嗷嗷于身隱之文嘈嘈于口騰之說被面甲而死抵昧心靈而強談何益之有吾爲兆魁羞且爲兆魁惜也況李廷機王之禎今安在哉三穴而去二窟縱狡魄以安藏犄角而覆其兩雖殿軍而宜遜兆魁卽欲以恐濡爲觀望詎能乎

陛下諭示部臣有被論諸臣分別去留之

旨如徐兆魁及臣前所叅論黃國鼎皆窮究之極聞
國鼎初被叅時亦迫于公論而欲去因兆魁力挽
其行遂遲疑中止兩人朝謀夕畫不知意欲何爲
此兩人者皆有機鋒有羽翼難于輕犯乃臣忠義
所激終不敢舍豺狼而問狐狸故披瀝悉陳靡所
退避伏望

陛下將勅部臣分別之時將此首惡先行罷斥庶陰
翳盡消而復覩清明之世界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十一月廿一日

山東道御史李邦華爲邪臣辯窮情見謹再剖晰
以定罪案事臣惟天下世道人心所大可慮者莫
如邪之害正故欲維國脉先培正氣欲伸正氣
先剖岐路乃有邪正久淆一疏由舊相申時行以
迨太僕寺卿徐兆魁敘其相承之脉與天下共見
共聞使有心世道者望斗極而乘槎驟康莊以遵
路夫豈不知兆魁四面受敵百鏃攢膚何必拾論
列之全又豈不知兆魁利口如簧毒心似虺何輕
櫻蜂蠶之螫要以一段公論必不可不留于天地
間故不憚諄諄兆魁試心口自語不爲四明入幕

乎不赴荒廟促膝乎緹帥之門不投謁納欵乎節
節皆真臣言豈枉兆魁生平誰詆道學乎誰槍山
林乎誰攻書朝紳錐鑿不動乎疏疏見證臣言豈
但影响據兆魁揭稱宇宙廣矣非父母兄弟之譬
何路不可相貸卽語議論之忤何憐不可相捐倘
可相容未可以污巖爲陷穽其情如迫其詞殊哀
臣雖秉剛腸以疾邪不覺賸夫路而生憐儘欲付
之不較顧就中陽爲遜詞陰伏深機有不容不一
點破者如曰東林賢者之宜出職所極望亦已違
其初心乃又曰李三才出亦有日詆臣喜事必將

非密示離若就若避半吞半吐兆魁之心良苦而計彌促矣臣非不知蕩蕩堯朝四亮未殄何物兆魁足累

聖世但邪正賢奸之關世道剝復之介人心迷悟之機舉積于此故不得不再爲剖白嗟嗟兆魁自被人言辯疏辯揭已踰七八舌焰騰而彌毒齒鋒利而頰嚙必欲于光天霽日之下施浪翻海倒之手恐今日衆正盈廷不似曩者之狎主齊盟全受指擣挑激之術雖巧青白之眼難蔽亦旣勞止訖可力休矣夫沈一貫之初被論李廷機之如裂麻顧

天堦之彈文湯賓尹之京察當時亦曷嘗不咎言者之非處者之過至于今爲邪爲正意復何如臣旣仇于兆魁何獨嫌其碍眼乃邪脉相傳原自如此僅存此段議論以俟處分兆魁雖僅以揭帖私相角勝然臣念此一大公案上關已往下關將來故必誦言于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將臣疏并下部議以服兆魁之心以結邪類之案庶正氣培而國脉與天無極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辛亥十一月廿四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王圖爲孤臣病困已極一刻
難延不得已稍移近畿地方候

音泣懇

天恩卽允放歸以全 恩遇事臣自辭 闕出城已
經八箇月矣初意移居城外或可少理藥餌不謂
秋初大雨如注屋宇傾圮臣棲息破屋之下常虞
覆壓入冬以來暴風時作搖撼屋柱軋軋有聲臣
晝夜驚惶病益加重扶掖數步便欲暈倒自料病
勢若此決難望瘳惟有別遷靜僻之處細檢方書
遠避囂競庶幾有回生之望耳茲不得已稍移近

畿地方居住恭候 恩放倘蒙

皇上憐念蟻命卽刻 乞歸俾得早脫樊籠永辭簪
紱長林豐草之間或者沉疴少蘇生機漸復是
皇上放臣乃所以生臣而臣去實榮于臣留生世
世敢忘環草之報勢窮情迫冒瀆 宸嚴瞻望
天顏徒有涕零伏惟

聖明矜察臣臨疏不任懇切籲禱之至

辛亥十二月初四日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陞陝西寧夏兵備副使喬應
甲爲親老病真萬難赴任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以便調理事臣再起入京
六上章 請告而不蒙 票發得非以 廷臣邇
來爭臣與科臣王紹徽外轉而不便于遠下耶又
得非以臣同轉者有下有不下而異同爲嫌耶第
臣二親在堂久圖迎養外轉原係夙心卽以年來
爭茲論臣自乙巳京察以至辛亥六年之內同道
視事止得九月九月之內管三差長安自有口碑
叅兩貪縉紳自有公論臣職無愧臣心無他其外

轉何嫌臣所叅者皆中外未有之貪卽善趨附如
丁元薦輩多方搜索僅僅從性氣中暗刺數語而
終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則正人君子爲臣謀者尚
多也其外轉又何嫌孫太宰正氣人也其面語書
詞爲臣知已勿論卽近疏謂臣與王紹徽之轉腰
金衣紫貴列方面不當爲臣稱屈始終知臣原非
難臣之末路者其外轉又何嫌况寧夏善地前輩
可數見今崔撫院爲臣舊公祖又一時奇遊臣感
皇上之恩國士之遇自信家計頗溫名節自勵于
地方何所需求臣又五十無子性甘澹泊于軍士

能同辛苦何疑何慮至再至三而七懇

天恩不一而足耶但臣二親之年俱七十已上而病勢危急有萬萬不能赴任可爲

皇上明言之者臣外轉根因緣吏部摘叅七人疏帶臣名奉

聖旨是知道了次日謝恩上御路咫尺

天顏心口自語六年家食九月服官有何罪過逐臣于外不覺神鬼飛越第三拜一跌傷腿及骨病不可忍迄今歲延醫問藥日事針灸滿擬傷骨百日可愈庶幾報効邊廷乃今歲夏秋多雨沿途又中

暑濕奄奄病勢已成廢人卽臣出 都門時不能
望闕領憑近日吏部劉崇文工部侯嘉采赴京過
臣鄉看臣僅于牀第間一話別悰未曾送出門庭
一步可

召而問也伏願

皇上念寧夏邊道難于久曠

勅下吏部准臣致仕將所註原缺另行推補臣得弛
擔釋負長依二親膝下卽當呻吟草野與田夫咏
歌太平同祝

聖壽于無窮矣

辛亥十二月初五日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揭爲平空駕捏心迹易明謹
將情理最易見者畧一剖白以實公論事頃南臺
周道長疏論沈正宗疏中引職姓名復東林一句
戶部主事賀煥旣藉爲口實捏職授謀職榮有疏
辯未幾復見沈正宗一疏其爲疑也大類捕風捉
影其駕說也甚於覆雨翻雲至可駭亦至可哂大
凡能授意人者必與其人情素親而跡甚密乃可
周御史與職兩不識面人也不識面而能從三千
里授意又令其必從職有此力量乎正宗可無疑
也正宗鋒端非可易犯者其訐王訐鄭公論雖噴

噴不平與職無干也何可不相忘也本欲相忘而
狐疑猝起職何修而致也失言恐不在職也正宗
可自反也正宗謂座主不能得之門生固矣職與
周御史泛泛然塗之人也視之座主門生之線索
又異矣力又能得乎正宗何不以諒其師者諒職
也職生平無私交游亦無私德怨惟不善媚人亦
不善受人媚十年臺俸量轉一小京堂既非躐等
而陞有何靦顏而處告病亦仕途常事病則杜門
愈則就列原非避事推姦陞官乃

明主厚恩予不爲私受不爲濫何云藉口脫罪縉紳

中識職面而知職之心者固有人不識面而諒職
之心者亦未嘗無人曾見忠肝義膽之士有誰一
人見外于職又曾見汗穢儉謫之徒有誰一人得
深交于職自信無黨同伐異之形迹亦自信無偏
護角勝之心腸至正宗所云死黨賀煊所云死力
職皆不敢受職五嶺以外人也孤子之踪莫職爲
甚曾有五嶺以外人而能樹一黨乎職死力無所
用只有鴛力綿力耳然自委質以來此力誓爲

國家用必不輕爲私交用

君親之外誰能復得之職賀煊乃欲妄代以訐人庸

將得乎。國家設臺省以糾劾官邪得風聞言事
遇事皆可言盡人皆當言昨周道長疏至見者無
不稱服猶嫌其遲賀煥乃突以授謀設局覲息繼
至之師謀則狡而計亦拙矣夫沈正宗部臣也言
多不顧便謬誇爲認真爲國周道長臺臣也言乃
其責安得謂之結黨謀人卽今臺省雖曰寥寥顧
正氣何常不在其隱忍未發者未可盡謂與宗同
心或有待後發者又將槩疑由誰授意果若賀煥
正宗之意則臺省盡不當言惟掩耳以聽狂言之
淆亂乃可然于國是何補居官各有體涉世亦有

方孟氏三自反四知言之說最爲吾儒處已待人
之善物惜正宗才高意廣不暇加察夫善待人者
必不忽畧于仁禮與忠之求而善處已者必不令
人有蔽陷離窮之擬正宗許王許鄭業已萬語千
言總不外濫估居間之話柄其辨木辨馬亦覺情
窮辭遁何必復弄株連蔓引之機關且一事而費
詞至此亦已足矣職本不欲多言顧不直不見姑
托此以自明亦欲正宗試求之情理之易見者古
人上殿想爭如虎下殿猶不失和氣相如之避廉
頗寇恂之避賈復避者得乎見避者得乎職分宜

謹避正宗母謂前疏一駁後可便影禱終警也須
至揭帖者

辛亥十二月十八日

南京湖廣道御史周達爲言路不宜傍聽人臣言
無樹黨感事激衷直發就裏機關仰冀

聖明鑒察事臣竊惟是是非非自有公理當其混時
煩言淆亂莫知其辨迨其議論停息但當平心靜
觀以俟公論之自定乃忽於靜中生躁此非無故
之鳴也若工部主事沈正宗者臣始終惑之臣初
接邸報見正宗有敬循職掌一疏內叅鄭繼芳王
紹徽因駭然曰此二臣者公論之所共惜也久已
息浮議矣正宗無故而發此大難之端果有意耶
果無意耶况繼芳紹徽二臣皆臣所素知不應狼

猥至是爾時臣卽欲具疏發明又念臣遠在南臺
中間事體未能盡悉或者二臣之果有遺議亦未
可知也而科臣馬從龍有疏矣朱一桂又有疏矣
臣是以付之不言及接鄭繼芳辯疏事體了不相
干有是哉正宗之無忌憚乎繼芳正方告病紹徵
業已外補而忽生此一番議論彼且欲以奉承當
事耶乃當事者之處分已過想亦厭聞若說矣彼
且以愚天下耳目耶乃天下必自有公道又豈正
宗所能淆亂哉殊爲無味且正宗非有言責者也
富秦聚奎言事得罪彼則揭私書以爲證方徐兆

魁諭及東林彼則出死力以相援何爲是煙火
說者曰此非正宗意也蓋徐縉芳之謀也正宗爲
縉芳門人兩臣又縉芳所素扼者縉芳之鼠技已
窮必借正宗以發端耳又非獨縉芳意也實于玉
立之謀也玉立想京堂而熱中故趨炎而若赴常
假清議之名傾秦人之所惡者以媚秦人而縉芳
正爲玉立所用凡事皆聽其指使者也嗟嗟玉立
一林下臣耳何自負之高而人亦何慕用之殷哉
臣記初到南臺時南中議論清楚臺省調和不踰
時衆口俱推尊玉立不啻著蔡惟臣最庸愚名姓

不敢以相通然私心猶以不得托知大方爲歎乃
兩年之間向之尊信玉立者各各敗去是以人膽
肝相托彼以機智相酬真可畏也哉故臣嘗因是
而論之士人出處自有大節身既隱矣謂宜韜光
養晦以俟時而托跡山林遙制國是暗提線索明
弄機關果東山乎抑終南乎此可爲于玉立嘆也
待命之臣如待字之女養其力以有爲養其辨
以有待乃爲貞靜而處處呈身事事率皆未效一
鳴輒呼五鬼此可爲徐縉芳嘆也人臣服官自有
當管之職身任水衡指

聖旨牌巡行於長安溝洫之間亦足明得意矣而借
事發端明攻暗激聽人指示甘爲代逐此可爲沈
正宗嘆也然而此輩得以陰連暗結者總之由
皇上不肯留意于天下事爾倘

皇上乘此陽德方亨君子道長之時急舉枚卜之典
金甌覆名使天下曉然知

聖意之有專屬則擁戴私人之黨散矣急下考選之
命使言路充滿正論盈庭則出位言事之舌縮矣急
下賜環之詔使野無遺賢俊傑在位則處士不
得盜虛聲矣至如王圖負衆人之疑旣已移居出

城矣蕭雲舉重自疑畏則必不安其位矣何不各
允其請令之早去而顧使濡滯長安以成此不結
之局哉伏惟

聖明省覽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辛亥十二月二十日

擬授江西道御史徐縉芳揭爲日接邸報見南京
周御史爲鄭王攻沈虞部而株連及職益以職有
師生之誼疑職與聞也噫世誰無師生者乎門生
建白盡出座主之謀乎夫人各有心情難相強父
兄不能得之子弟鄉試房考能得之門生哉以水
衡之吏言水衡金錢至與百足之臺省力爭又不
反顧而觸其所甚諱此其人豈漫無確見而待人
指使耶文致若此斯已竒矣又突而扯林下之于
比部機關從何處指授殆不可解曩者攻顧光祿
猶藉三書爲題也今無故移攻于比部詎職聽其

指使夫當光祿被詆之時一唱羣和有毀之者有
巧譽之者職豈不知言出禍隨而顧以尺牘當洶
湧之衆然職所以不計毀譽而冒然爲之者義激
于衷無所顧慮也豈數千里外山中人能使職以
孤子之踪排衆議而犯矢石乎自此一書而外毫
無短長而陷職者忽捏私書以相讎忽造縛號以
相加忽以爲叛真定叛山東忽以爲王掌院私人
爲王給諫報復今又變其說謂爲于比部指使多
方羅織不遺餘力人扼職乎職扼人乎職前後疏
揭具在皆逼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辯人牽扯職乎

職牽扯人乎且比部出九死一生之餘棲息林間
驚寃未定而繪繳踵集身之不免安能傾人周御
史疏中云凡尊信比部者各各敗去則其力之不
足庇所知也明甚又安能爲秦傾其所惡耶嗟嗟
當秦之盛也今日借秦以攻某黨明日借秦以攻
某黨紛紛奏牘攘臂爭先甚至執筆札掌記之役
恬不知怪而諸臣無求多焉今日欲驅鋤善類而
黨庇私交動則借攻秦以自脫而陰以自結于後
來之人更借媚秦以爲名而排陷天下異己之士
此何啻朝趨市而暮掉臂者乎世道人心至此良

可浩歎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辛亥十二月廿四日

戶部福建司主事賀煊爲 國是愈淆邪論日熾
謹直發羣奸積謀以維公論事臣惟 國家求言
之途雖廣而專其責于言官以言官所言必謹隨
天下之公論也自言官謀是非于愛憎同異之口
則每每畔公論而去之而又且借言路以爲搏擊
擁戴之用使公論遂詘而不勝此甚非

社稷之福矣臣昨接邸報見南京湖廣道御史周達
爲言路不宜旁囂一疏大意罪沈正宗之叅鄭繼
芳王紹徽而中間議論牽涉大是可駭夫自古及
今未有人臣營職奉公剔奸釐弊反用爲罪案者

也天下爲容容者易爲侃侃者難視公家之事如
秦越人之視肥瘠也易犯衆怒排私情不顧一身
以抹當世之弊者難正宗爲 朝廷核經費爲衙
門清夙蠹職守所在勇于任怨而周達且謂之無
忌憚則人臣必冒破錢糧身叢奸弊者然後可謂
之有忌憚乎鄭繼芳辯疏詞已窮矣周達預代爲
之云事體了不相涉王紹徽旣爲時論所惜其他
姑不暇論卽就臣部言之其巡視銀庫與晉巡青
到任之初商人欽送銀叁百兩約定盡發往年商
價每銀千兩孝順銀伍拾兩逐月放商或二三次

或四五次計本年發過商價銀貳拾玖萬捌千有零實得孝順銀壹萬肆千餘兩商人徐世寧不可質乎解官王侃如將京糧銀寄頓伊處已及半年召銀匠陸大傾過成色改重作輕兌時被銀庫覺出欲行參送極力求免乘其放商日期隨收隨放將銀分俵各商無不人人痛恨壩上等黃土等商不有口乎每下庫一次折飯銀拾貳兩計一月之有飯銀柒拾餘兩下庫放商縱容家人跟隨到庫同班皂人役需索商人一日家人乘醉爭銀在庫門首厮打本科書辦勸解方止其長班書吏又屢

向銀庫索錢無算以至主事李夢祥扼腕拊几誰
不知之臣衙門中至今傳說人人鄙笑豈其白晝
之攫暮夜之投盡是西山之薇也耶朱子常稱鄒
息叔愛惜官錢云我見人將官錢胡使爲之痛心
今則雖有狼貪鼠竊者不惟不痛心而反篤好之
擁護之又且恨人之指摘及之矣嗟嗟讀聖賢書
受朝廷爵祿者應如是耶徐兆魁疏詆顧憲成意
圖黨錮正宗嘆忠直之遭讒感憤填胸一封抹正
不致遂成白馬清流之禍此其功在世道而周達
似又偏恨其持論之公使黨錮之謀不遂而悵惘

然已者至于追遡淵源牽扯座王之徐縉芳已
可晒橫發戈矛波及里居之于玉立益爲不情射
隼之矢移在猿鶴入風之波猝起山林識者于此
有以窺周達立言之本意而嘆時事之日壞矣夫
玉立昔與郭正域共犯奸相沈一貫之鋒幾不保
其首領而去者也崑浙之黨未嘗須臾忘殺玉立
向以清議大明故稍稍雌復而不敢動今羣器互
煽沓冥晝昏而向之積謀乃一旦思逞故突插入
于沈正宗之內排玉立者排正域之漸排正域者
與復崑浙之漸明爲一實報復而甘爲錢夢臯之

續以終妖書之局蓋達新從蜀來其謀深矣達但
知借誼無黨附之說以箝天下之口臣竊謂黨附
不在正宗惟達乃工爲黨附者然達之謀蓋本于
徐兆魁而兆魁等之謀又本于史繼借繼借者直
接李廷機之脉者也故廷機四年不去直俟其大
拜以續一貫之傳繼借憑依桑梓遂欲橫躋揆地
而身在南都提撥未便念惟徐兆魁驚悍剛狠可
以得其死力遂深相結托此呼彼應暗中運籌多
方播弄兆魁故素憎林下之士計惟題玉爲石指
蘭爲艾以抹殺其生平人品而又恐羣情不服則

惟有以終南二字爲坑谷以達制 國是一証
網羅假手周達而發端于玉立使芝焚蕙笑機動
鷗飛正域入林之深然後繼借鼎鉉之地無阻黃
扉之路方穩他日敘當先搏擊之功則首周達敘
發縱指示之功則先兆魁而繼芳始終藉繼借之
奧援無恙哉分明植黨營私而反懸坐人以黨附
誰則信之先是兩月前長安藉藉爲兆魁授意南
都攻正宗矣及本月初旬又聞傳南疏至矣又逗
遛旬日而疏始上叅酌商量指使籌畫機竅洞然
總由繼借操心勃發故殺機遂動卽達疏未

聖意專有所屬之語固已露出勸進之隱衷矣第繼
借貪鄙混濁其管察南都以胡嘉棟添註吏部且
業經年例外推而猶以察事處之臣爲諸生時已
聞其良田捌百雙金榜之誣近其子史丑舍聚亡
命千人每遇海船到岸便執兵器劫掠聲言欲爲
謀大拜之用近搶蔡姓商人銀捌千兩珠寶滿船
以至傷及同郡鄉紳之第 都下傳聞人人咋舌
但繼借年來猶暗地藏身而今且顯然嚇人出乎
豈其與窳之地機關已就 朝宁之間羽翼已成
故不惜此一矢以定大事耶不然周達亦豈肯爲

無故之鳴也嗟嗟御史爲 國家持公論者反涉
清議以助私交必欲使慷慨任事之臣化爲繞指
而直言危行之士永斷

召還之路而後已幾何不以人國僥倖也哉昔孫叔
敖對楚莊王曰國之有是非衆之所惡也臣非言
官也臣而言亦旁囂也然本心不可昧終不敢謂
王紹徽鄭繼芳之侵冒爲是而沈正宗之請發爲
非又不敢謂得罪權貴棲遲林壑之人可以辱白
簡而收鷸蚌預布鷹犬之可以黨錮空善類也輒
敢不避出位之誅一揀正之乞

皇上下大奮乾斷剖別忠邪使言官常依公論而毋令
希榮獵進者輕言黨錮庶國運與士氣而俱泰
世道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辛亥十二月廿五日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爲濫估居間之罪久定
護黨聚訟之風又作謹再剖明仰祈

乾斷事臣于八月中因署司事疏諭鄭繼芳王紹徽
也維時代辯有人不能曲諱至十月內繼芳辯疏
至終無以自解不過委之營將之欺蔽若紹徽則
至今不能置一喙總之濫估居間二事賊真罪當
心口且難自語而天下其孰能挽之不謂頃突有
南京御史周達之敢于變亂黑白也達疏內將濫
估居間等語絕不沾及一字祇欲力爲二臣出脫
然又謂一覩臣疏卽意二臣不應狼狽至是則建

原明知濫估居間之極狼狽矣故必繼芳果不濫
估納賄然後可今明盜甲錢糧八年止該壹萬叁
千伍百陸拾柒兩零而五年便估伍萬濫乎不濫
乎卽繼芳委卸該營甘心與干總爲伍乃臣查兩
廠商匠關領別項錢糧並不見債負逼迫獨領前
銀私債急如星火大臣爲請給堂示又各給一護身
批并移文東廠錦衣衛免理債訟不審各債何以
應于明盜甲錢糧項下扣還乎當初料估伍萬將
商匠何以揭債如許乎出息稱貸先作估本計工
受值祇克債債資乎內官者空費輸之巡視者不

遠迄今債主與商匠見在不可問乎則達謂繼芳
果狼狽否乎又必紹徽果不爲妾父居間受賄然
後可乃向者于秉忠領銀破冒誰爲關說乎陳揚
許告秉忠于東廠所索何物乎紹徽不認陳揚爲
妾父乎達能消滅陳揚東廠狀詞乎因妾以牽妾
父因牽情以至牽利紹徽一身其餘幾乎則達謂
紹徽果狼狽否乎臣止知濫估應叅居間應叅是
臣職掌而已達謂爲無味達之意必欲 朝廷錢
糧年年在債人人過付一遇 國家工作束手無
措達然後快于心然後爲有味乎而且謂臣無言

責然則天下事當聽有言責者作奸營利壞法亂紀又且箝人之口不許人發其弊乎達試思之

朝廷數萬金錢應稽核否明甲等錢糧非工部錢糧否臣在工言工非職掌否事干 朝廷錢糧

國家法紀而臣奉公守法據實陳言果可牽扯座主門生無端混鬧否而必欲禁臣之言以庇其同黨亦可異矣乃以臣前日之駁徐兆魁接東林爲臣恨突攻于玉立以媚兆魁夫當沈一貫構禍妖書之時必欲殺郭正域于玉立而後快當時虐焰毒機至今談之道路猶爲寒慄義士無不酸痛今

賜環無期沉寃未雪而忍關弓再向豈一貫之欲猶
未厭康丕揚等之謀猶未遂與達明爲兆魁死黨
又將誰欺乎黨兆魁故濫估居間之徒猶將致惜
平時論黨兆魁故忠肝義膽之士必欲盡羅乎一
網以三十年三黜之郎署翻詆爲熱中彼覲顏驟
躡之京堂相倚爲聲勢異乎已者雖片語不合而
必擯同乎已者雖衆汚所歸而必收噫功罪終須
有定奸莠何能自口告病陞遷決非藉口脫罪之
地黨同伐異安得駕言無故之鳴

令甲昭然詎謂臺省作慝便不在諸人直言之例公

案見在豈是南北嚮應便可張言官偏護之威據
事發奸尚欲懸坐以授意一唱衆和寧非聚訟之
陰謀肺肝立見線索誰操想

聖明鑒燭定無遁情臣何容鎖鎖塵 瀆唯是臣忝
論二臣之後言者三告其詞迭變總之皆由

皇上不斷故人思蔽罪飾非而情狀愈不可測竊念
臣言非鑿空二事非影嚮

皇上何不 勅下九卿確勘虛實如二事虛臣誠無
所逃罪不然則二臣與偏護二臣者均不得爲無
罪卽一日定諸臣之案不過兩言而決耳

皇上何難了此而久稽不報致使是非月異而歲不
同且蔓延及于多人也臣願

皇上之立斷之也臣不勝惶慄企望待命之至

辛亥十二月廿六日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爲部臣借事設穿波及無根
謹據理疏陳仰祈

聖鑒以折姦謀事職惟世道之壞也自邪正混淆始
而邪正所以混也自狂言熒惑始夫人臣無端而
敢倡爲熒惑之說卽其人可知究且正人畏其誣
讒而相戒結舌言官耻與爭較而任其橫行用舍
緣是日非權姦羣相得志而國遂不可爲矣近接
邸報如戶部福建司王事賀煊一疏

陛下試詳察之尚可謂有良心有天理乎除語不相
關職耻與辯至謂南道御史周達之論沈正宗其

謀本之職職謀又本之史繼偕何輕據捏若此達
蜀人職粵人達官南職官比曾鳳鳴牛之類相及
且素無一扎之通亦非半面之識此舉 朝縉紳
所共知者職謀何從授周達具鬚眉爲男子又肯
受謀于職乎達自爲御史建白不少省臣之叅沈
正宗疏亦不少抑豈盡出職授蓋今之謀大拜者
多矣形跡亦彰彰較著要非于玉立所得妄干也
史繼偕之應大拜與否曾謀與否職不能知若縉
紳中則未嘗議及獨賀煊今日創爲之說耳彼其
意欲明戴一人故不難計傾一人讀其疏已肺肝

如見顧其權在

陛下也賀煇安得妄貪天工職向者疏及于玉立蓋
爲已受玉立之害不得不言沈正宗不諒而與職
角職自再疏後便與相忘彼其時有謂正宗爲徐
縉芳門生正宗之疏實出縉芳意職毫不信蓋縉
芳爲職按開時觀風優錄士又監臨榜中人其執
弟子禮於職最篤卽職之信縉芳而忘情於正宗
在縉芳當無不諒而授意南都以攻正宗其說不
知從何得來夫正宗以盜甲清溝二事發難放言
職時尚爲御史論卽論耳何必假手于人旣置于

前而復暗圖于後此小人弄機械者所爲職素耻不屑也至所捏開傳逗遛等語賀煇又說鬼耶押夢耶賀煇沈正宗于玉立皆南直人其以鄉情氣類互相構煽固無足怪李廷機史繼偕徐縉芳則皆晉江人也廷機繼偕其爲何如人縉芳宜知之必悉繼偕之必不日大拜結託于職職必不能繼偕此呼彼應運籌播弄縉芳亦宜知之必悉何因何據賀煇忍橫以相加乎職平等人也非喜事人也悍鷙剛狠四字與職不類況欲謀大拜不於豪有力如于玉立者是倚而顧託於悍鷙剛狠之人

不已差乎何賀煨見之晚也沈正宗名位與史繼
偕甚速班行加一正宗無損繼偕少一正宗無益
繼偕何意欲傾之急設欲傾之就近而託周達足
矣又從三千里外靠職以託周達有是理乎山林
真品職信之不啻神明仰之不啻師保若假山林
之名以覲終南之捷卽海內共有貶辭何獨職職
因是益駭玉立之善鷹犬人也蓋南京大察前玉
立等盛以私書把持史繼偕與考功郎中董可威
屹不爲動故玉立等恨之入骨事後凡可寄聲處
各貽一札罵之其欲甘心繼偕等豈一日之積哉

蓄謀預待無可發端今乃借周達一疏以行其毒
蓋亦巧矣若職尤玉立所側目者玉立號劊子手
善殺人一至楚中劉文藻之大獄遂起其視爰立
若其掌握今王元翰見在其家彼其作用已如此
何能一日忘情於異已者職避之無路安敢復攬
其鋒顧正正邪邪是是非非自有公論人各有品
豈一賀煨含血之口遂能污哉世之人每以身世
徇功名復以精神徇依附二者交戰于中縱甚不
當言亦言不當爲亦爲然總之終敗道也賀煨新
進士究其才情何遠不至何必輕爲人用以此着

播音名無端及職職直付之一慨耳伏乞
陛下將周達賀煇與職三疏并下部院大臣從公勘
議及早處分庶海內人才不至爲玉立賀煇共黨
盡盡壞於世道未必無補矣

辛亥十二月廿六日

太僕寺少卿徐毳魁揭事不相涉猜狠何爲謹再
揭明以昭公論事職無端見疑于賀王政業以疏
辨可付無言夜來復見賀煊一揭謂職有明戴一
人計傾一人之語爲含糊欲逼使言故不容遽默
職讀賀疏有曰郭宗伯入林之深然後史繼借鼎
鉉之地無阻此非明戴計傾之確證乎然其申猶
有說郭宗伯與于比部品若天淵于之歸以在沈
令譽宅搜得其鑽營使部書之故非 朝廷曾以
妖書處于也視郭宗伯慘受其禍致不得安其位
大不侔矣郭在久淹時方望爲救時之相于第善

附郭實未嘗有深倚之情乃媚于者每每與郭並
稱在于得矣如郭與于之機權氣魄每行一書走
一使能令議論蜂起縉紳無寧居人情之不滿蓋
以此若山林虛名于毫無有也于先至楚乃至片
所由之途夫誰掩之與淮上書跋俱誤蓋弟在中
州不與聞故致有此失則至楚豈虛劉文藻之獄
不先不後又誰不知爲于構也劊子手乃于同鄉
所共呼者聞鎮江已載在八牘刻內賀主政誅歸
而求之必得何必妄信以明復構殺機四明當國
及妖書起也

不相及妄扯

亦不粘至于之欲甘心于史則自京察後凡南中
士紳入比者無不媿媿言之舉朝無不知之則
其黨聞之不喜陽爲掩耳李史徐皆晉江人徐知
職更知李與史職疏中意欲引徐以明職之無他
耳有何戈矛賀王政試察職始終與十洲相視若
何或終當相左否儉險狡譎之加寧一字類職色
相乎職之乞太僕乞于屢推之後非乞于未推之
前乞一空銜非乞一實職且以臣子至情明乞于
君父之前似與于比部暗鑽吏部亦大有間就如左
心源係陪推職者再推後曾出一疏乞南乃先職

二年得

旨而轉何在心源之乞則可在職則不可耶但昔之乞也爲借路求歸之計今之轉也爲領

勅行事之官進退未得自由故未言去若賀王政善爲于此部用能假一畧平題目攻職使去令早日處于避影息陰之列卽貽職甚厚决不相鷹犬二字職何忍人但時情喜爲于鷹犬者衆矣主政倘真不甘爲用則可辭其名若實已蹈之恐欲百口謝却不能也主政又謂比部三十年循資累勞儘可自致大位可謂極爲推許矣夫人位固有

日但遡比部生平累勞果何事耶豈謂擁淮撫假
私書遙制國是便爲勞耶此又職所未解也忠
君愛國之途甚廣甚夷宜人人共率由之若發脚一
差便應亟返主政謂前一疏便爲忠

君愛國便爲辨別邪正維公論于一綫之將絕竊恐
未然人有適燕而南其轅者或告之曰謬矣蓋及
諸其人剛愎自用反嗔告者去之愈遠愈差逾其
期而竟莫能至乃徐思告者之言然已晚矣職一
疏一揭頗類爲主政告路主政不能用已矣願毋
窒于怒而市于色若何須至揭者

壬子正月初六日

戶部福建司郎中賀煥揭昨接印報見徐海石太僕辯疏中有明戴一人計傾一人語夫職但知爲國家辯別邪正不忍奸謀遂行貽禍無已故陳其梗概以維公論于如綫將絕之際職豈戴人者太僕所謂明戴之人何不明明疏出以折服職心而于君父之前爲此含糊影響之語乎旣以縉紳中無議及史少宰大拜曲爲之解脫復以史少宰不爲私書所動力代其游揚夫書之有無不可知而三千里外太僕談之真切若此倘非平日合謀肝膽相照能爲此語乎至謂于比部假山林之名覲終南

之捷夫人亦第據其見在之富貴耳卽如爲御史
矣必欲乞太僕以歸及已得太僕矣而向之求歸
之說曾一談及否若比部三十年循資累勞儘可
自致大位則何如不終南之更捷也若劊子手善
殺人等語此當日四明語也海內聞而恨之久矣
太僕口吻乎竟不覺露出耶若劉文藻事猶絕不
相蒙文藻念起于一朝吳楚地隔幾千里比部何
嘗入楚而憑空造飛語于長安以熒惑聽暗埋機
鋒是又四明傳授之故智也至詈職爲比部鷹犬
職如欲爲鷹犬何爲合朝市要津之地而趨山林

寂寞之墟乎又謂徐十洲與李史二晉江同鄉中
又伏藏無限戈矛而掩爨鴛禍以待南中接應恐
不惟鷲悍剛狠且又陰險狡譎矣職今日且不敢
盡發太僕生平之隱以徐侯公論之定至重惜職
新進士究其才情何遠不至何故輕爲人用則太
僕愛職而未知職職非爲人用者天賦奇拙之性
實無遠太之志惟是忠

君愛國一念不敢自後于人舍是卽三事九列職謂
皆非遠圖職豈不知今日衆寡強弱之勢又豈不
知自古及今治日少而亂日多卽括囊持祿亦誰

能禁之而必欲其坐太僕之所謂敗道也哉不能
仰付期望敢以不得謝之須至捐者

壬子正月初五日

張淵如

戶部福建司主事賀煊揭見聞真確謹摘出以質
衆論事前徐太僕揭中謂于比部之歸以搜得鑽
營吏部書之故夫鑽營吏部此市井乞墮之行而
謂豪傑自好者爲之乎比部何如人而創此未有
之談以加道且當其被逐時于郭惠難共之豈太
僕在籍真不悉此中始末抑年來閩浙公謀專興
無根之語以變亂黑白耶此原不必辨但以所親
郭宗伯自序妖書中有二段可爲左證抄出共覽
焉妖書緣起其末段云楚事興而姚楊輩遂駕言
煽動京師紛紛謂楚宗之來皆予速之後楚

中撫按勘楚事，平露八九姚遂，嗾楊應文、康丕揚、錢夢阜、李培極力攻予，得

旨予歸，謂調理矣。同年于中南起刑部郎中，姚文蔚與其黨倡言于之出乃郭之意，謂兩衙門無人將起于來，論劾四明謂于平日有骯髒聲，于是四明以爲實然，予亦聞其說茫然不曉，所謂後來妖書中亦連及予而特逐于與王澹生皆本于此。

于中南遊難一段

于中南係二甲進士，初選卽得刑部，五年轉郎中。會上疏言君德事語稍侵，正輔幾萬言甚激烈，不

報于請告去又丁父憂凡在里中十年吏部以于
直言俸最深服滿補刑部郎中蓋歷俸二十年與
原官無增毫髮于至沈一貫告其黨姚文蔚等曰
劄子手至矣蓋謂將不利于四明時予以楚事閉
門半月于方至于爲朱賡門人朱謂于曰公與郭
宗伯有言有如古之大臣遇楚事任之乎避之乎
吾不能奪也于默然于是朱以告沈合謀傾于矣
先是吳江人沈令譽與中甫之祖同年于從沈問
中甫動定沈與中書語及之于有報書不過寒溫
語耳會于論首癸康丕揚日夜在于門探有何客

出入止一沈耳後錢夢臯之疏曰門有俠客意蓋
指沈妖書事發康丕揚與姚文蔚錢夢臯等遂以
此羅織予與于中甫又拏中甫皂隸某某備極拷
訊又以邏卒十人尾中甫去中甫不敢由水路遂
由陸路兼程而歸須至揭者

壬子正月十五日